四庫全書薈要•乾隆御览本

子部

困學紀聞卷十六

宋 王應麟 撰

考史

漢河渠考

美哉禹功萬世永賴云何漢世河決為害蓋自戰國壅川壑鄰決通隄防重以暴秦水失其行故瀆遂改碣石九河皆淪於海微禹其魚遺黎之思披圖案諜用綴軼遺若璩按齊桓公時九河既同為一桓卒於襄王九年戊寅至定王五年己未四十二年而周譜云定王五

年河徙水經注周定王五年河徙故瀆蓋下流既壅水行不快上流乃決理所宜然河之患始此恐不待戰國也

孝文十二年河決酸棗東潰金隄

陳留郡酸棗縣今屬開封府秦拔魏置縣地多酸棗因以為名金隄河隄在東郡白馬界括地志一名千里隄在滑州白馬縣東五里郡縣志在酸棗縣南二十三里輿地廣記酸棗縣有金隄漢文時河決金隄即此王尊為東郡太守請以身塡金隄

程子曰漢火德多水災唐土德少河患若璩按宋敏求曰唐河朔

地天實後乆屬藩臣縱有河事不聞朝廷故一部唐書僅載者薛平為鄭滑節度使河決瓠子一事耳余謂仍有一事蕭倣傳為義成軍節度使滑州瀕河累歲水壞西北防倣徙其流遠去樹堤自固人得以安

孝武元光三年河水徙從頓丘東南流入勃海復決濮陽瓠子注鉅野通淮泗鄃居河北 鄃音輸後漢注音俞若璩按文當於東南二字截住作句下流入勃海另讀勃海今天津衛漢地理志所謂至章武入海是也

東郡頓丘縣 今澶州開德府濮陽清豐兩縣 漢勃海郡在勃海之濱 今滄棣霸濱諸州之地 水經注禹貢曰夾右碣石入于河山海經碣石之山繩水出焉東流注於河河之入海舊在

碣石今川流所導非禹瀆也周定王五年河徙故瀆班固曰商竭周移瓠子今開德府濮陽縣西有瓠子口瓠子河名也濟州鉅野縣東北有大野澤即鉅野也禹貢大野既豬清河郡鄃縣通典鄃故城在德州平原縣西南大名府夏津縣本鄃縣程氏曰周時河徙砱礫至漢又改向頓丘東南流　若璩按程大昌禹貢論本是周定王時河徙故瀆非砱礫字面砱礫者蔡氏所竄繆妄至矣詳辨見胡朏明禹貢錐指余實助之

元封二年自泰山還至瓠子自臨塞決河築宣防宮

水經𤃡子河出東郡濮陽縣北河注縣北十里為𤃡河口亦謂𤃡子堰

宣房括地志故龍淵宫俗名𤃡子宫亦名宣房宫在濮陽縣北十里決河在鄄城以南濮陽以北廣百步深五丈通典秦始皇二十二年攻魏決河灌其都決處遂大不可復補漢王横云九域志濮州雷澤縣有𤃡子河澶州濮陽縣有𤃡子口萬里沙在萊州掖縣滑州東阿縣有魚山一名吾山𤃡子歌曰吾山平鉅野溢東阿今屬鄆州

導河北行二渠復禹舊迹

河渠書禹乃廝二渠以引其河北載之高地過降水

至于大陸播為九河同為逆河入于勃海孟康曰二渠其一出貝丘西南南折者也其一則漯川也臣瓚曰河入海乃在碣石元光三年更注勃海禹時不注也貝丘貝州清陽縣熙寧四年省入清河縣漯水出東郡東武陽省入大名府莘縣澶州朝城縣至千乘清州十乘縣入海降水故瀆在冀州南宮縣東南六里大事記周威烈王十三年晉河岸傾壅龍門至于厎柱春秋後河患見史傳始於此若璩按春秋成公五年夏梁山崩公羊傳梁山崩壅河三日不流穀梁傳梁山崩壅遏河三日不流又先於威烈王十三年

自塞宣房後河復北決於館陶分為屯氏河

地理志魏郡館陶縣河水别出為屯氏河東北至章武入海館陶今屬大名府通典魏州貴鄉縣有屯氏河大河故瀆俗曰王莽河章武縣滄州魯城縣周省入清池縣九域志大名府館陶縣夏津縣有屯氏河南樂縣有大河故瀆

元帝永光五年河決清河靈鳴犢口而屯氏河絕

清河之靈縣鳴犢河口地理志清河郡靈縣河水别出為鳴犢河東北至蓨入屯氏河靈縣隋省入博州博平縣蓨音條縣屬德州後屬冀州

成帝建始四年河決東郡金隄河隄成以五年為河平元年三年河復決平原流入濟南千乘

平原德棣州濟南齊淄州千乘故城在淄州高苑縣北

鴻嘉四年勃海清河信都河水溢李尋等言議者常欲求索九河故迹而穿之今因其自決可且勿塞以觀水勢

信都冀州 信都縣爲導河北過洚水即此亦曰枯洚渠西南自南宮縣界入 禹貢九

河既道爾雅一曰徒駭二曰太史三曰馬頰四曰覆鬴五曰胡蘇六曰簡絜七曰鉤盤八曰鬲津其一河之經流先儒不知河之經流遂分簡絜為二徒駭寰宇記在滄州清池許商云在成平馬頰郡縣志在德州安德寰宇記在棣州滴河北輿地記即馬馬河也覆鬴通典在德州安德胡蘇寰宇記在滄州饒安臨津無棣三縣許商云在東光簡絜輿地記在臨津鉤盤通典寰宇記在滄州樂陵東南從德州平昌來輿地記在樂陵鬲津寰宇記在樂陵東西北流入饒安通輿在饒安許商云在鬲縣輿地記在無棣太史不知所在漢世近古止得其三唐人遂得其六歐陽忞輿地記又得其一或新河載

以舊名或一地互為兩說皆似是而非無所依據鄭氏以為齊桓塞其八流以自廣夫曲防齊之所禁塞河非桓公所為也程氏以為九河之地已淪於海謂今滄州之地北與平州接境相去五百餘里禹之九河當在其地酈道元亦謂九河碣石苞淪於海篤馬河在平原縣今德州樂史以為馬頰誤矣　若據按九河淪於海乃王莽時王橫一家之言未詳考驗者辨見尚書古文疏證

平當使領河隄奏按經義治水有決河深川無隄防壅

塞之文

程子曰河北見鯀隄無禹隄鯀堙洪水故無功禹則導之而已若璩按玉海曰以禹貢行河以春秋斷獄以三百五篇當諫書六經之用果止於是歟是自夫子既成六經後尚為未試之書也痛心哉斯言或有以九澤既陂陂亦隄也解者然陂水所鍾處非川也

賈讓言禹鑿龍門辟伊闕析厎柱破碣石

水經河水南過河東北屈縣唐慈州吉昌西注呂氏春秋曰龍門未闢呂梁未鑿河出孟門大溢逆流名曰鴻水大禹疏通謂之孟門孟門即龍門之上口也河水又

南過皮氏縣河中府龍門西又南出龍門口注大禹導河積石流決梁山即經所謂龍門也崩浪千尋懸流萬丈迮于下口愼子曰下龍門非駟馬之追也滈水李氏曰同州韓城北有安國積東臨大河有禹廟在山斷河出處禹鑿龍門起於唐張仁愿所築東受降城之東自北而南至此山盡兩岸石壁峭立大河盤束於山峽間至此山開岸闊豁然奔放聲如萬雷通典絳州龍門縣今屬河中府有龍門山即大禹所鑿三秦記云魚鼈上之即為龍否則點額而還黃河北去縣二十五里乃龍門口輿地記同州韓城縣有龍門山顏氏曰龍門山其東在今龍門縣北其西在今韓城縣北

而河從其中下流水經注砥柱山名禹治洪水破山以通河河水分流包山而過山見水中若柱然故曰砥柱三穿既決水流疏分亦謂之三門山伊闕碣石見前若璩按東受降城在今朔州北三百五十里本漢定襄郡之成樂縣去禹貢龍門一千五百餘里禹輕百姓力竟至此乎真正妄談不足與辨伊闕并未見前按宋地理志補註云熙寧五年廢伊闕縣為鎮入河南六年改隸伊陽千尋元板作萬尋追元板作迅

淇口以東

通典淇水出共山東至衛州衛縣界入河謂之淇水

口

新莽始建國三年河決魏郡泛清河以東數郡

魏郡相州大名府清河恩州

明帝永平十三年王景修汴渠成

詔曰自汴渠決敗六十餘歲（平帝時）今既築隄理渠絕

水立門河汴分流復其舊迹郡縣志汴渠在河南府

河陰縣（漢滎陽縣唐屬孟州）南二百五十步亦名蒗蕩渠禹塞

滎澤開渠以通淮泗漢命王景修渠（漢書有滎陽漕渠如淳曰今礫

谿口是也水經注王景即滎水故瀆東注浚儀謂之浚儀渠　若璩按如淳曰今礫谿口歷來漢注本皆然不知蔡氏當日何緣讀今作矸遮生出矸礫地名謂河徙此兩見其書傳虞翻曰立乎學校臣竊恥之

章帝建初三年罷虖沱石臼河

虖沱出代州繁畤縣東南流經五臺山北東南流過定州入海鄧訓治虖沱石臼河從都慮至羊腸倉石臼河在定州唐昌縣東北　本漢苦陘縣今省入安喜縣　通典嵐州宜芳縣即漢汾陽縣積粟所在謂之羊腸倉石磴縈委若羊腸焉　水經注按郡國志常山南行唐縣有石臼谷

張騫傳天子案古圖書名河所出山曰崑崙

漢武帝以于闐山出玉因名河所出曰崑崙博雅曰崑崙虛赤水出其東南陬河水出其東北陬洋水出其西北陬弱水出其西南陬河水入東海三水入南海後漢書注云崑崙山在肅州酒泉縣西南山有崑崙之體故名之朱文公曰二書之語似得其實水經言崑崙去嵩高五萬里恐不能若是之遠

通典今吐蕃中河從西南數千里向東北流見與積石山下河相連聘使涉歷無不言之吐蕃自云崑

崙山在國中西南則河之所出也尚書云織皮崑崙析支渠搜西戎即敘後漢書云西羌在漢金城郡之西南濱于賜支續漢書河關縣屬金城郡今積石軍西可千餘里有羌謂之賜支蓋析支也然則析支在積石之西是河之上流明矣崑崙在吐蕃中當亦非謬楚辭注爾雅河出崑崙虛色白所渠并千七百一川色黃百里一小曲千里一曲一直離騷邅吾道夫崑崙九歌登崑崙兮四望　若璩按通典疑所謂古圖書即禹本紀最是　唐藝文志有吐蕃黃河錄四卷

靈帝光和六年金城河溢

金城郡今蘭會西寧湟州積石軍

歷代田制考

秦廢井田開阡陌周顯王十九年

通典曰按周制步百為畝畝百給一夫商鞅佐秦以一夫力餘地利不盡於是改制二百四十步為畝百畝給一夫又以秦地曠而人寡晉地狹而人稠誘三晉人發秦地利優其田宅復及子孫而使秦人應敵於外大率百人則五十人為農五十人習戰兵強國

富厲此之由朱文公開阡陌辯曰説者之意皆以開
為開置之開言秦廢井田而始置阡陌也按阡陌者
舊説以為田間之道蓋因田之疆畔制其廣狹辨其
横從以通人物之往來即周禮所謂遂上之徑溝上
之畛洫上之涂澮上之道也然風俗通云南北曰阡
東西曰陌又云河南以東西為阡南北為陌二説不
同今以遂人田畝夫家之數考之當以後説為正蓋
陌之為言百也遂洫從而徑涂亦從則遂間百畝洫

間百夫而徑涂為陌矣阡之為言千也溝澮横而畛道亦横則溝間千畝澮間千夫而畛道為阡矣阡陌之名由此而得至於萬夫有川而川上之路周於其外與夫匠人井田之制遂溝洫澮亦皆四周則阡陌之名疑亦因横從而命之也然遂廣二尺溝四尺洫八尺澮二尋則丈有六尺矣徑容牛馬畛容大車涂容乘車一軌道二軌路三軌則幾二丈矣此其水陸占地不得為田者頗多所以正經界止侵爭時畜洩

備水旱爲永久之計商君以急刻之心行苟且之政但見田爲阡陌所束而耕者限於百畝則病其人力之不盡但見阡陌之占地太廣而不得爲田者多則病其地利之有遺又當世衰法壞之時歸授之際必有煩擾欺隱之姦而阡陌之地切近民田又必有陰據自私而税不入於公上者是以盡開阡陌悉除禁限而聽民兼幷買賣以盡人力墾闢棄地悉爲田疇不使有尺寸之遺以盡地利使民有田即爲永業而

不復歸授以絕煩擾欺隱之姦使地皆為田田皆出稅以覈陰據自私之幸此其為計正猶楊炎疾浮戶之獘破租庸以為兩稅蓋一時之害雖除而千古聖賢傳授精微之意於此盡矣故秦紀鞅傳皆云為田開阡陌封疆而賦稅平蔡澤亦曰決裂阡陌以靜生民之業而一其俗所謂開者乃破壞剗削之意而非創置建立之名所謂阡陌乃三代井田之舊而非秦之所置矣所謂賦稅平者以無欺隱竊據之姦也所

謂靜生民之業者以無歸授取予之煩也大事記解題曰決裂云者唐虞三代井田之制分畫堅明封表深固非大用力以決裂之不能遽掃滅其迹也秦始皇三十一年使黔首自實田使井田不廢何患田之不實乎

漢董仲舒請限民名田

名田占田也各為立限不使富者過制貧弱之家可足也武帝時賈人有市籍及家屬皆無得名田胡氏曰限田終不能行者

以人主自為兼并無以使民興於廉也

趙過教民為代田

代易也周官大司徒不易一易再易之地有三等公羊傳注司空謹別田之高下善惡分為三品上田一歲一墾中田二歲一墾下田三歲一墾左傳晉作爰田晉語云作轅田轅易也漢地理志秦商君制轅田轅與爰同易也食貨志歲耕種者為不易上田休一歲者為一易中田休二歲者為再易下田三歲更耕之自爰其處鹽鐵論御史曰古者制田百步為畝民井

田而耕什而藉一先帝哀憐百姓之愁苦衣食不足
制田二百四十步而一畝率三十而稅一
師丹建言限名田
王嘉奏曰詔書罷苑而以賜董賢二千餘頃均田之
制從此墮壞
新莽更名天下田曰王田不得買賣
建武十五年詔州郡檢覈墾田戶口
通典曰自秦孝公廢經界立阡陌雖獲一時之利而

兼并踰僭興矣阡陌既斁又為隱覈隱覈之法憑乎簿書簿書既廣必藉衆功藉衆功則政由羣吏政由羣吏則人無所信矣

後魏孝文太和九年詔均田男夫十五以上受露田四十畝婦人二十畝

劉氏恕曰後魏均田制度似今世佃官田及絶戶田出租稅非如三代井田也魏齊周隋兵革不息農民少而曠土多故均田之制存至唐承平日久丁口滋

衆官無閑田不復給授故田制為空文唐志云口分世業之田壞而為兼并似指以為井田之比失之遠矣

北齊河清三年令民一夫受露田八十畝婦人四十畝

隋文帝開皇十二年京輔三河地少人衆發使四出均天下之田其狹鄉每丁纔至二十畝

唐武德七年初定均田丁中之民給田一頃篤疾減十之六寡妻妾減七皆以什之二為世業八為口分

范氏曰唐初定均田有給田之制蓋由有在官之田也其後給田之制不復見蓋官田益少矣林氏勲曰周制步百為畝百畝僅得唐之四十餘畝唐之口分人八十畝幾倍於古蓋貞觀之盛户不及三百萬永徽唯增十五萬若周則王畿千里已有三百萬家之田列國不與焉是以唐制受田倍於周而地亦足以容之狹鄉雖裁其半猶可以當成周之制然按一時户口而不為異日計則後守法難矣既無振貧之術乃許之賣田後

魏以來獘法也是以啓兼并之漸

永徽中洛多豪右占田踰制賈敦頤舉沒三千餘頃賦貧民

開元九年宇文融為勸農使括逃户及籍外田

陸贄論兼并之家私斂重於公税請為占田條限

後周世宗以元積均田圖賜諸道詔艾穎等分行諸州均定田租會要云見元稹在同州時所上均田表因製素為圖

令按元稹同州奏均田曰因農務稍暇令百姓自通手實狀又令里正書手等傍為穩審並不遣官吏擅

到村鄉略無欺隱除去逃荒其餘頃畝取兩税元額通計七縣沃瘠一例作分抽税蘇氏曰三代之君開井田畫溝洫謹步畝嚴版圖因口之衆寡以授田因田之厚薄以制賦經界既定仁政自成下及隋唐風流已遠然其授民田有口分世業皆取之於官其斂民財有租庸調皆計之於口其後變為兩税户無主客以見居為簿人無丁中以貧富為差貧者急於售田則田多而税少富者利於避役則田少而税多僥

倖一興稅役皆弊嘉祐中薛向孫琳始議方田量步畮審肥瘠以定賦稅之入熙寧中呂惠卿復建手實抉私隱崇告訐以實貧富之等元豐中李琮追究逃絶均虛數虐編戶以補失陷之稅此三者皆為國斂怨所得不補所失昔宇文融括諸道客戶州縣覬望虛張其數以實戶為客雖得戶八十餘萬歲得錢數百萬而百姓困弊實召天寶之亂均稅之害何以異此張子曰治天下不由井地終無由得平周道止是

均平

南唐烈祖分遣使者按行民田以肥瘠定其税

歴代漕運考

漢

渭渠

渭水出熙州狄道縣東北至華州華陰入河劉仲馮曰今渭汭至長安僅三百里固無九百餘里而云穿渠起長安旁南山至河中間隔灞滻數大川無緣山

成渠之理此說可疑今亦無其迹西都賦通溝大漕

潰渭洞河

褒斜道故道

褒水通沔在興元府褒城縣出衙領山至南鄭入沔斜水通渭在京兆府武功縣出衙領山北流至郿入渭故道今鳳州梁泉縣

河内

懷衛二州之地

東冶零陵桂陽嶠道

東治福州閩縣零陵郡南臨源嶺永州桂陽郡臘嶺郴州

若璩按臨源嶺即越城嶺第五臘嶺即騎田嶺第二

沮下辨

沮縣漢屬武都隋為興州順政沔水發源於此一名沮水今沔州

下辨縣漢下辨道屬武都西魏改同谷唐為成州同谷

續志下辨東三十餘里有峽中當水泉生大石障塞流水至春夏輒溢虞詡使人燒石以水澆之石皆裂因鐫去石遂無汎溺之患 若璩按新唐書地理志嚴礪自長舉縣西流嘉陵江二百里焚巨石沃醯以碎之通漕以饋成州戍兵醯字尤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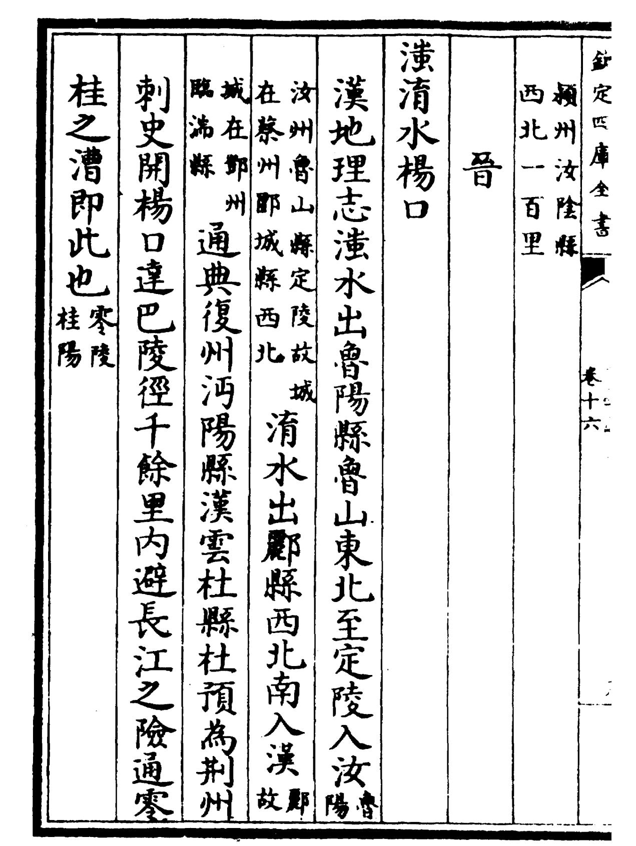
斜谷

郡國志右扶風武功縣有斜谷注褒斜谷在長安西南南口褒北口斜長百七十里其水南流武功今鳳翔府郿縣

魏

陳項壽春

通典潁州魏汝陰郡鄧艾屯田於此陳項陳州宛丘項城縣壽春見前晉志修廣淮陽百尺二渠上引河流下通淮潁通典陳州宛丘縣有百尺堰隋志潁川郡北舞縣有百尺溝郡縣志百尺堰在



潁州汝陰縣西北一百里

晉

潕淯水楊口

漢地理志潕水出魯陽縣魯山東北至定陵入汝魯陽汝州魯山縣定陵故城在蔡州郾城縣西北淯水出酈縣西北南入漢酈故城在鄧州臨湍縣通典復州沔陽縣漢雲杜縣杜預為荆州刺史開楊口達巴陵徑千餘里內避長江之險通零桂之漕即此也零陵桂陽

石門

水經注滎瀆水受河水有石門謂為滎口石門

千金堨

永嘉元年修千金堨於許昌以通運水經注河南縣城東十五里有千金堨洛陽記曰千金堨舊堰穀水魏時更修積石為堨開溝渠五所謂之五龍渠渠上立堨堨是都水使者陳協造水歷堨東注謂之千金渠許昌許州今潁昌府許田鎮劉雎攻石生于金墉決千金堨以灌之

隋

蒲陝衛汴黎陽汾晉渭水廣通渠大興城潼關

蒲州河中府 汴州開封府 黎陽今濬州 汾州唐為慈州 晉州平陽 京兆府萬年縣隋改為大興縣廣通渠在華州置廣通倉隋紀幸霸水觀漕渠 潼關在華州華陰縣渭水在萬年縣北五十里東流二百四十里至華陰縣東北流三十五里自永豐倉入河謂之渭口

山陽瀆

楚州山陽縣今淮安州

砥柱

陝州硤石縣今省入陝縣有厎柱山俗名三門山在縣東北五十里河水分流包山山見水中若柱然又以禹治洪水山陵當水者破之三穿既決河出其間有似於門故亦謂三門唐太宗勒銘

通濟渠穀洛水板渚邘溝

通典汴渠在河南府河陰縣南二百五十步今名通

濟渠隋煬帝開導西通河洛南達江淮河陰後屬孟州汴州有通濟渠隋煬帝開引黃河水以通江淮漕運兼引汴水即浪宕與莨蕩同渠也隋志在浚儀縣九域志汴水古通濟渠也在開封縣周語穀洛鬬注云洛在王城之南穀在王城之北東入于瀍至靈王時穀水盛出於王城之西而南流合於洛水山海經澗水西北流注于穀水通典穀水本澗水經苑中入于洛板渚水經河水又東合汜水又東逕板城北注云有津謂之板城渚口在孟州汜水左傳吳城邗溝通江

淮注云於邗江築城穿溝東北通射陽湖西北至末口入淮通糧道也今廣陵韓江是隋開邗溝自山陽至揚子入江渠廣四十步自楚州寶應縣北流入淮若璩按王氏引杜註末口與水經注合足證今註疏作宋口者非又自楚州寶應縣十字宜衍蓋上文是淮入江不應旋云江入淮也

永濟渠

國史志大名府永濟縣有永濟渠今省為鎮入臨清縣

東萊海口

東萊郡萊州西至海二十九里北至海五十里東南

至海二百五十里

唐

三門河陰柏崖集津倉（鹽倉）含嘉倉太原倉

裴耀卿於三門東西置倉開山十八里為陸運以避其險卒泝河而入渭（三門山見前砥柱）地理志河南府河陰縣開元二十二年置領河陰倉（會昌三年爲孟州）河清縣咸亨四年置柏崖縣尋省有柏崖倉陝州平陸縣三門西有鹽倉東有集津倉陝縣有太原倉六典東都曰

含嘉倉自含嘉倉轉運以實京之太倉自洛至陝運於陸自陝至京運於水（楊慎矜為含嘉倉出納使）劉晏移書曰陝郊見三門集津遺迹（曾子固曰宋興承周制置集津之運轉關中之粟以給大梁）李泌自集津至三門鑿山開車道以避底柱之險（九域志陝州平陸縣三門集津鎮）

滻水望春樓廣運潭

地理志京兆府萬年縣有南望春宮臨滻水西岸有北望春宮宮東有廣運潭華州華陰縣有漕渠自苑

西引渭水因石渠會灞滻經廣運潭至縣入渭天寶三載韋堅開會要自華陰永豐倉以通河渭望春樓在禁苑東南高原之上姚南仲曰王者必據高明燭幽隱所以因龍首而建望春

上津扶風洋川

商州上津縣漢長利縣扶風郡鳳翔府自襄陽取上津路抵扶風德宗治上津道洋川郡洋州泝江漢而上至洋川陸運至扶風置館汴水堙廢漕運自江漢抵梁洋梁州興元府

汴水梁公堰

劉晏疏浚汴水見宇文愷梁公堰通典汴口堰在河陰縣西二十里又名梁公堰隋開皇七年使梁睿增築漢古堰遏河入汴會要開元二年李傑奏汴州東有梁公堰堰破漕梗發汴鄭丁夫浚之省功速就刻石水濱紀其績

甬橋渦口蔡水

甬橋在宿州符離縣渦口在濠州鍾離縣九十里杜佑以漢運路出浚儀十里入琵琶溝絕蔡河至陳州

而合李勉治蔡渠引東南饋通典汴州浚儀縣有蔡水九域志祥符縣有蔡河建隆元年浚蔡河設斗門二年導閔水自新鄭與蔡水合貫京師南歷陳潁達壽春以通淮右之漕以西南為閔河東南為蔡河開寶六年改閔河為惠民河與蔡河一水李泌曰江淮漕運自淮入汴以甬橋為咽喉

金商運路

通典金州去西京九百九十一里商州去西京三百

里

渭橋東渭橋

渭橋三輔故事秦昭王作長三百八十步郡縣志中

渭橋在咸陽縣東南二十二里渭水南去縣三里東

渭橋在萬年縣東後漢注渭橋本名橫橋在咸陽縣

東南

揚子院淮陰項城頻澂

揚州揚子縣今屬眞州廣明元年高駢奏改揚子院為發

運使淮陰縣楚州項城縣陳州潁水出陽城縣陽乾山東至下蔡入淮溵水唐志陳州溵水縣今改商水縣出潁川陽城少室山東入潁

後周

汴水埇橋見前泗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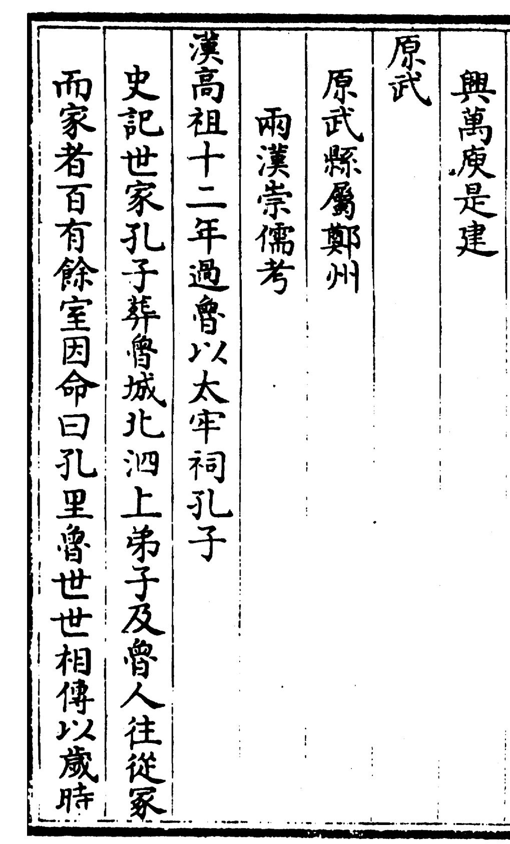
漢志有兩泗水其一自乘氏至睢陵入淮又一水下縣至方與入沛泗上今招信軍相對泗口也

五丈河

五丈河開寶六年改為廣濟河自都城北歷曹濟及鄆其廣五丈以通東方之漕建隆二年浚五丈河命陳承昭於京城之西夾汴河造斗門自滎陽鑿渠百餘里引京索二水通城濠入斗門架流于汴東匯于五丈河以便東北漕運以京索河為源禹貢之荷澤九域志在祥符縣東明縣

蔡水見前

蔡河貫京師兼閔水洧水渠水以通陳潁之漕蓋古琵琶溝也元祐四年知陳州胡宗愈議古八丈溝可開浚分蔡河之水自為一支由潁壽入淮楊侃皇畿



賦天設二渠曰祭曰汴通江會海縈畿帶甸千倉是

興萬庾是建

原武

原武縣屬鄭州

兩漢崇儒考

漢高祖十二年過魯以太牢祠孔子

史記世家孔子葬魯城北泗上弟子及魯人往從冢

而家者百有餘室因命曰孔里魯世世相傳以歲時

奉祠孔子冢而諸儒亦講禮鄉飲大射於孔子冢孔子冢大一頃故所居堂弟子内後世因廟藏孔子衣冠琴車書至於漢二百餘年不絶高皇帝過魯以太牢祠焉諸侯卿相至常先謁然後從政皇覽曰孔子冢去城一里冢塋百畝冢南北廣十步東西十三步高一丈二尺冢前以瓴甓為祠壇方六尺與地平本無祠堂冢塋中樹以百數皆異種魯人世世無能名其樹者民傳言孔子弟子異國人各持其方樹來種

之水經注云從征記曰洙泗二水交於魯城東北十七里闕里背洙泗牆南若璩按以正義引伍緝之從征記校泗牆二字當作面泗北一百二十步東西六十步四門各有石閫北門去洙水百餘步孔叢曰夫子墓塋方一里魯人藏孔子所乘車於廟中是顏路所請者也獻帝時廟遇火燒之儒林傳高帝誅項籍舉兵圍魯魯中諸儒尚講誦習禮樂弦歌之音不絕豈非聖人之道化好禮樂之國哉

武帝建元五年置五經博士元朔五年為博士置弟子

晉灼曰西京無太學公孫弘曰請因舊官而興焉其肄習之地則太常也傳授之師則五經博士也三輔黃圖漢太學在長安西北七里關中記在安門之東杜門之西何武歌太學下王咸舉幡太學下則有太學矣或曰晉灼以漢初言黃圖記武帝時若璩按漢書武帝紀贊曰興太學

宣帝甘露三年詔諸儒講五經同異於石渠閣

三輔故事石渠閣在未央宮殿北藏祕書之府黄圖云蕭何造其下礲石為渠以導水所藏入關所得秦之圖籍

成帝綏和元年封孔吉為殷紹嘉侯匡衡梅福以為宜封孔子世為湯後

劉向説上宜興辟廱設庠序未作而罷

平帝元始元年封孔均為襃成侯

漢表殷紹嘉侯在沛郡襃成侯在瑕丘今兖州瑕丘縣後漢孔僖傳平帝時封孔均追謚孔子為襃成宣尼公建

武十三年復封均子志為褒成侯子損嗣永元四年
徙封褒亭侯
世祖建武五年初起太學帝還視之十九年又幸太學
中元元年起辟廱
明帝永平二年臨辟廱行大射養老禮十五年至魯詣
孔子宅
章帝建初四年詔諸儒會白虎觀議五經同異元和二
年至魯祠孔子及七十二弟子於闕里作六代之樂大

會孔氏男子六十二人

安帝延光三年祀孔子及七十二子於闕里還幸太學

洛陽記太學在洛陽城故開陽門外去宮八里講堂長十丈廣三丈述征記在國子學東二百步漢官儀辟廱去明堂三百步車駕臨辟廱從北門入三月九日於中行大射禮永平四年八年和帝永元十四年順帝陽嘉元年二年靈帝熹平六年並臨辟廱

孔子宅在兖州曲阜縣故魯城中歸德門内闕里之中背洙面泗矍相圃之東北也梅福曰今仲

尼之廟不出闕里永平二年郡縣學校行鄉飲祀孔子猶未立廟也梁天監四年初立孔子廟唐武德二年始詔國子學立廟貞觀四年詔州縣皆作孔子廟

北宮白虎門於門立觀

順帝永建六年修繕太學凡造二百四十房千八百五十室

水經注漢置太學於國子堂東石經東有一碑陽嘉八若璩按陽嘉止四年八當作元作畢即立碑也年立文云建武二十七年

造太學年積毀壞永建六年九月詔修太學用作工徒十一萬二千人陽嘉元年作畢碑南面刻頌靈帝初平四年太學行禮幸永福城門臨觀其儀光和五年幸太學　若璩按光和幸太學為靈帝事初平四年則獻帝也

靈帝熹平四年詔諸儒正五經文字刻石立太學門外

水經注光和六年刻石鏤碑載五經立於太學講堂前東側蔡邕自書丹於碑洛陽記高一丈許廣四尺若璩按洪氏隸釋曰蓋諸儒受詔在熹平而碑成則光和年也余故以杜詩苦縣光和尚骨立光和指石

經言下即承以
恭不復得益明

魏文帝黄初二年封孔羨為宗聖侯

晉封二十三世孫震為奉聖亭侯後魏延興三年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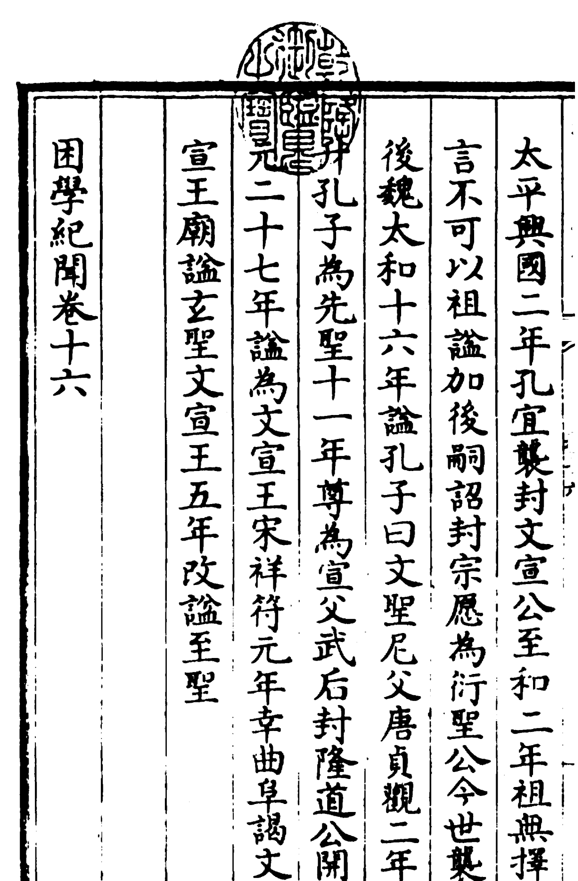
二十七世孫乘為崇聖大夫太和十九年孝文帝曾

親祠孔子廟改封二十八世孫珍為崇聖侯北齊封

三十一世孫為恭聖侯周武帝改封鄒國公隋文帝

仍舊封煬帝改封紹聖侯唐貞觀十一年封裔孫德

倫為褒聖侯開元二十七年以孔子後為文宣公宋



太平興國二年孔宜襲封文宣公至和二年祖無擇言不可以祖謚加後嗣詔封宗愿為衍聖公今世襲

後魏太和十六年謚孔子曰文聖尼父唐貞觀二年升孔子為先聖十一年尊為宣父武后封隆道公開元二十七年謚為文宣王宋祥符元年幸曲阜謁文宣王廟謚玄聖文宣王五年改謚至聖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校對官檢討臣盧　應

謄録舉人臣韓　騰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困學紀聞卷十七 十八

詳校官兵部主事臣雷純

困學紀聞卷十七

宋　王應麟　撰

評文

彦章曰左氏屈原始以文章自為一家而稍與經分曰閨中既以邃遠兮哲王又不寤以楚君之闇而猶曰哲王蓋屈子以堯舜之耿介湯禹之祗敬望其君不敢謂之不明也太史公列傳曰王之不明豈足福哉此非屈子之意

夾漈草木畧以蘭蕙為一物皆今之零陵香也然離騷滋蘭樹蕙招魂轉蕙氾蘭是為二草不可合為一若璩按蘭莖與蕙各自為類黄山谷一榦一花而香有餘者蘭一榦數花而香不足者蕙説亦未必然

江離史記索隱引吳録曰臨海海水中生正青似亂髮廣志為赤葉紅華今芎藭苗曰江離綠葉白華又不同藥對以為蘪蕪一名江離芎藭槀本江離蘪蕪並相似非是一物也淮南子云亂人者若芎藭與槀本顔師古曰郭璞云江離似水薺今無識之者然非蘪蕪也藥對誤耳楚辭補注集注皆然讀詩記董氏曰古今注謂芎藥可離唐本草可離江離然則芎藥江離也

屈原楚人而涉江曰哀南夷之莫吾知是以楚俗爲夷也陰邪之類讒害君子變於夷矣

忠湛湛而願進兮妬披離而鄣之壅蔽之患也元帝似之故周堪劉更生不能決一石顯聲有隱而相感兮物有純而不可爲偏聽之害也德宗似之故陸贄陽城不能攻一延齡

宋玉釣賦宋玉與登徒子偕受釣於玄淵淮南子作蜎蠉七畧蜎子名淵楚人唐人避諱改淵爲泉古文苑又誤爲洲宋玉對

問陽春白雪集云陵陽白雪見文選琴賦注

劉勰辨騷班固以為羿澆二姚與左氏不合洪慶善曰離騷用羿澆等事正與左氏合孟堅所云謂劉安說耳若璩按此條已見左氏

藝文類聚鑒誡類多格言法語如曹植矯志詩曰道遠知驥世偽知賢荀爽女誡曰七歲之男王母不抱七歲之女王父不持親非父母不與同車親非兄弟不與同筵非禮不動非義不行程曉女典曰麗色妖容

高才美辭此乃蘭形棘心玉曜瓦質姚信誡子曰古人行善者非名之務非人之為險易不虧終始如一諸葛武侯誡子曰非學無以廣才非志無以成學顏延之庭誥曰性明者欲簡嗜繁者氣昏卞蘭座右銘曰求高反墜務厚更貧閉情塞欲老氏所珍周廟之銘仲尼是遵無謂幽冥處獨若羣不為福先不與禍鄰司馬德操誡子曰論德則吾薄說居則吾貧勿以薄而志不壯貧而行不高王修誡子曰時過不可還

若年大不可少也言思乃出行詳乃動羊祜誡子曰恭為德首謹為行基無傳不經之談無聽毀譽之語徐勉與子書曰見賢思齊不宜忽畧以弃日非徒弃日乃是弃身王粲安身論曰君子不妄動也必適於道不徒語也必經於理不苟求也必造於義不虛行也必由於正憂患之接必生於自私而興於有欲自私者不能成其私有欲者不能濟其欲凡此皆可為治心齊家之法若馬援王昶之誡張茂先之詩崔子

玉之銘見於史傳文選者不復紀

文心雕龍謂英華出於情性賈生俊發則文潔而體清子政簡易則趣昭而事博子雲沈寂則志隱而味深平子淹通則慮周而藻密

李善注文選詳且博矣然猶有遺缺嘗觀揚荊州誄謂督勲勞不引左氏謂督不忘執友之心不引曲禮執友稱其仁謂督不忘即儆子之命曰篤不忘也古字督與篤通用以督為察非也

瓊赤玉也雪賦林挺瓊樹注以為誤若璩按毛傳瓊玉之美者廣韻瓊玉

名皆不與說文同

韓文公曹王皐碑云王親教之搏力句卒嬴越之法考異謂秦紀越語世家皆無搏力句卒之文愚按左傳哀十七年三月越子為左右句卒注云鈎伍相著別為左右屯此即謂句卒也搏力必秦法未見所出新唐書作團若璩按姚令威集注句卒已引左傳又引商子農戰篇凡治國者患民之散不可搏也是以聖人作壹搏之又曰搏民力以待外事然後患可以去而王可致故明君修政作壹去無用止浮學事淫民壹之農然後國家可富而民力可搏也搏力出此令威名寬剡川人

十抽一椎或謂椎當為椎未冠之稱按史記秦始皇紀

王翦什椎二人從軍索隠云什中唯擇二人文公語

出於此不必改為椎

原道佛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葢用佛書三聖弟子

之說謂老子仲尼顔子也緯文瑣語云

曹子建誥咎文假天帝之命以詰風伯雨師韓文公訟

風伯葢本於此

送窮文小黠大癡按張敏集奇士劉披賦古語有之小

癡為大黠小黠為大癡

歐陽生哀辭閩人舉進士繇詹始史因之黄璞閩川名士傳其前有薛令之林藻考之登科記信然歐陽詹之行獲稱於昌黎而見毀於黄璞記太原妓黄介喻良能為文以辨

太行之陽有盤谷在孟州濟源縣若璩按昌黎年譜貞元十七年辛巳在京師有送李愿歸盤谷序舊唐書李愿傳父晟立大勲即拜太子賓客上柱國為興元元年甲子此豈終身官不挂朝籍者新唐書李晟傳貞元七年以臨洮未復請附貫萬年詔可是愿又當為長安人於盤谷不得曰歸蓋送者乃别一人爾

韓柳並稱而道不同韓作師說而柳不肯為師韓闢佛而柳謂佛與聖人合韓謂史有人禍天刑而柳謂刑禍非所恐柳以封禪為非而韓以封泰山鎮玉牒勸憲宗柳文多有非子厚之文者馬退山茅亭記見於獨孤及集百官請復尊號表六首皆崔元翰作貞元五年子厚方十七歲為裴令公舉裴冕表郃說作冕大歷四年薨八年子厚始生請聽政第三表文苑英華乃林逢第四表云兩河之寇盜雖除百姓之瘡痍未合乃穆宗敬宗時事代裴行立謝

移鎮表行立移鎮在後亦他人之文柳州謝上表其一乃李吉甫郴州謝上表也舜禹之事謗譽咸宜三篇晏元獻云恐是博士韋籌作愈膏肓疾賦晏公亦云膚淺不類柳文宋景文謂集外文一巻其中多後人妄取他人之文冒柳州之名者然非特外集也劉夢得答子厚書曰獲新文二篇且戲余曰將子為巨衡以揣其鈞石銖黍此書不見於集食蝦蟇詩韓文公有答今亦不傳則遺文散軼多矣

答元饒州論春秋又論政理按鄱陽志元藇也艾軒策問以為元次山次山不與子厚同時亦未嘗為饒州

平淮夷雅其佐多賢出說苑渙其羣元吉者其佐多賢矣若璩按說苑襍言篇呂覽召數篇

饒娥碑按魏仲兕大歷間樂平令作饒孝女碣旌其里閭不言娥死子厚失於傳聞而史承其誤

游黃溪記倣太史公西南夷傳皇甫湜悲汝南子桑倣莊子天運皆奇作也

王參元書云家有積貲士之好廉名者皆畏忌不敢道足下之善嘗考李商隱樊南四六有代王茂元遺表云與弟季參元俱以詞場就貢久而不調茂元棲矐之子也商隱誌王仲元云第五兄參元教之學

沈亞之送韓靜略叙曰文之病煩久矣聞之韓祭酒之言曰善藝樹者必壅以美壤以時沃灌祭酒即文公也白樂天老戒詩我有白頭戒聞於韓侍郎皆文公緒言也

驢九錫封廬山公雞九錫封浚稽山子毛穎傳本於此

劉夢得文不及詩祭韓退之文乃謂子長在筆予長在
論持矛舉楯卒莫能困可笑不自量也
鄭亞會昌一品集叙云周勃霍光雖有勲伐而不知儒
術枚皐嚴忌善為文章而不至巖廊歐陽公曰劉柳
無稱於事業姚宋不見於文章其言簡而明非唐人
所及也若琛按陸儼山謂先有隨陸無武絳灌無文之言
魏鄭公砥柱銘挂冠莫顧過門不息淮南子云禹之趨
時冠挂而不顧履遺而不取鹽鐵論云簪墮不掇冠

桂不顧

梁簡文誡子當陽公書曰立身之道與文章異立身先須謹重文章且須放蕩斯言非也文中子謂文士之行可見放蕩其文宜能謹重其行乎

又大同哀辭曰陳蕃所憩之家久記玄錄之歲華歆所聞之語已定北陵之期按捜神記陳仲舉宿黄申家列異傳華子魚宿人門外皆因所宿之家生子而夜有扣門者言所與歲數

庚信馬射賦云落花與芝蓋齊飛楊柳共春旗一色王勃倣其語江左卑弱之風也

岑文本擬劇秦美新雖不作可也班孟堅典引師其意南豐說非異若璩按說非異三字疑有誤師其辭

李善精於文選為注解因以講授謂之文選學少陵有詩云續兒誦文選又訓其子熟精文選理蓋選學自成一家江南進士試天雞弄和風詩以爾雅天雞有二問之主司若璩按主司為張佖其精如此故曰文選爛秀才

半熙豐之後士以穿鑿談經而選學廢矣若璩按蕭至忠傳嘗出太平主第過宋璟璟戲曰非所望於蕭傅此用潘安仁西征賦語司馬公作通鑑改曰非所望於蕭君也便是不知出文選宋景文則自言手鈔文選三過矣　舊唐書儒學傳初江淮間為文選學者本於曹憲而同邑李善等繼之

元次山惡圓曰寧方為皁不圓為卿范文正靈烏賦曰寧鳴而死不默而生其言可以立懦

李義山賦怪物言佞魖讒魊貪魃曲盡小人之情狀螭魅之夏鼎也

白樂天云壽於顏回飽於伯夷樂於榮啓期健於衛叔
寶達人之言也 若璩按出醉吟先生傳首云富於黔婁

劉夢得口兵戒可以多食勿以多言本鬼谷子口可以
食不可以言

文選安陸王碑云奕思之微秋儲無以競巧奕秋見孟
子儲字未詳蓋亦善奕之人注謂儲蓄精思非也

秦少游張文潛學於東坡東坡以為秦得吾工張得吾
易

荆公潭州新學詩仲庶氏吴本詩摯仲氏任呂太史釣臺記姓是州曰嚴本柳子厚愚溪詩序姓是溪曰冉溪子厚之語又出於水經注豫章以木氏郡司馬公保業云懐璽未煖本元次山出規豈無印綬懐之未煖

張文潛送李端叔序梟鴟不鳴要非祥也豺狼不噬要非仁也本於唐吕向上疏鴟梟不鳴未為瑞鳥猛虎雖伏豈齊仁獸

晁無咎求志賦訊黄石以吉凶兮㭊十二而星羅曰由

小㭊大兮何有顛沛謂靈㭊經也異苑云十二㭊卜

出自張文成受法於黄石公行師用兵萬不失一東

方朔密以占衆事

荆公為外祖母墓表云女婦居不識廳屏笑言不聞鄰

里是職然也唐岐陽公主不識刺史廳屏見杜牧之

文薛巽妻崔氏言笑不聞於鄰見柳子厚文荆公為

文字字不茍如此讀者不知其用事

大樂十二均圖楊次公作也編於老蘇集蠶對織婦文
宋元憲作也編於朱元章集三先生論事録序陳同
甫作也編於朱文公集皆誤
丘宗卿謂場屋之文如校人之魚與濠上之得意異矣
慈湖謂文士之文止可謂之巧言
景德二年命王欽若楊億修歴代君臣事迹六年上之
凡千卷詔題曰冊府元龜周益公記文苑英華云太
宗詔修三大書曰太平御覽曰冊府元龜曰文苑英

華各一千卷今按御覽修於太平興國二年英華修於七年皆太宗時若元龜乃真宗時修益公考之未詳也太宗實録雍熙三年十二月宋白等進文苑英華有表有荅詔當載於首卷真宗景德四年八月詔館閣分校又以前編次未允令擇古賢文章重加編録芟繁補闕換易之卷數如舊祥符二年命覆校皆當備載於纂修事始之後太宗修三大書其一乃太平廣記五百卷

班孟堅兩都賦序迂齋謂唐説齋中興賦序得此意按

中興賦序云雖詞有工拙學有博陋氣有強弱思有淺深要皆變化馳騖不失古人之法度蓋用道有夷隆學有麤密之意然所取乃律賦非兩都比也

澹庵云韓安國不能几賦罰酒三升王子敬詩不成亦飲三觥一詩一賦豈足以盡豪傑之士

天下不可以無此人亦不可以無此書而後足以當君子之論又曰天下大勢之所趨天地鬼神不能易而易之者人也此龍川若璩按龍川陳亮號科舉之文列於古之

作者而無愧

集古錄跋謂樂毅論與文選所載時時不同文章正宗謂崔寔政論列於選令考文選無此二篇皆筆誤也

誠齋為章壽墓銘云今日士師非禾絹士師也宋明帝紀胡母顥專權奏無不可時人語曰禾絹閉眼諾胡母大張橐禾絹謂上也蓋謂秦檜顓政士師非主上之士師也

南豐序禮閣新儀則指新法記襄州長渠則指水利兵

間詩則指徐德占論交詩則指呂吉甫此孫仲益之言也若璩按仲益語見其所與曾端伯書

宋景文云賈生思周鬼神不能救鄧通之譖考之漢史無鄧通譖賈生之事蓋誤景文謂因撰唐書盡見前世論著乃悟文章之難若璩按風俗通義孝文帝曰誼與鄧通俱侍中同位恐通為人數短譏之由是遷長沙王太傅波湘水投書以弔屈原羅讒邪之咎亦因自傷為鄧通等所愬也

張說為廣州宋璟頌曰犪牛牲兮菌雞卜神降福兮公壽考東坡韓文公碑用此四字

周益公雜誌辨楮幣謂俗人創二字通上下皆用猶紙錢也按范淳父為郭子皋誌言交子云紙幣之設本與錢相權元祐間已有此語矣

東坡得文法於檀弓後山得文法於伯夷傳

楊植許由廟碣云堯而許之日而月之獨孤及仙掌銘云月而日之星而辰之同一句法

文心雕龍云論語已前經無論字晁子止云不知書有論道經邦若璩按論道經邦乃晚出書周官篇本考工記或坐而論道來

和凝為文以多為富有集百餘卷自鏤板行于世識者多非之此顏之推所謂詅癡符也（詅力正反）楊綰有論著未始一示人可以為法易曰白賁无咎（若璩按舊唐書楊綰傳每屬文恥於自白非知己不可得而見）

崔駰西巡頌表曰唐虞之世樵夫牧豎擊轅中韶感於和也班固集擊轅相杵亦足樂也曹子建書擊轅之歌有應風雅柳子厚云擊轅拊缶宋景文云壤翁轅童皆本於崔班

劉夢得歎牛云員能霸吳屬鏤賜斯既帝秦五刑具長平威振杜郵死垓下敵禽鍾室誅做舟云越子膝行吳君忽晉宣尸居魏臣息若璩按晉宣帝紀李勝來候疾退告曹爽曰司馬公尸居餘氣形神已離不足慮也故爽等不復設備白公屬劒子西哂李園養士春申易文法倣漢書蒯通等傳賛唐書姦臣傳賛亦然若璩按楊升庵則謂文法皆祖韓非門人捐水而夷射誅六句東坡賀朱壽昌詩又用此法奇矣果然張文潛論文詩曰文以意為車意以文為馬理強意乃勝氣盛文如駕理文當若璩按宜作當文即止妄說即虛假

氣如決江河勢順乃傾寫理大元板作理維

山谷與王觀復書曰劉勰嘗論文章之難云意翻空而易奇文徵實而難工此語亦是沈謝輩為儒林宗主時好作奇語故後生立論如此好作奇語自是文章病但當以理為主理得而辭順文章自然出羣拔萃張文潛答李推官書可以參觀文鑑取此二書若璩按何屺瞻謂山谷引用劉語亦失其本旨蓋劉云方其搦翰氣倍辭前暨乎篇成半折心始何則意翻空而易奇言徵實而難巧也此乃謂為大者言不能足其志

迂齋太學策問言宣和事云夷門之植植於燕雲夷門在大

梁

用樂毅書文法

柳下惠見飴曰可以養老盜跖見飴曰可以黏牡見物同而用之異出淮南子牡門戶籥牡　左氏博議用此呂氏春秋仁人得飴以養疾侍老也跖蹻得飴以開閉取楗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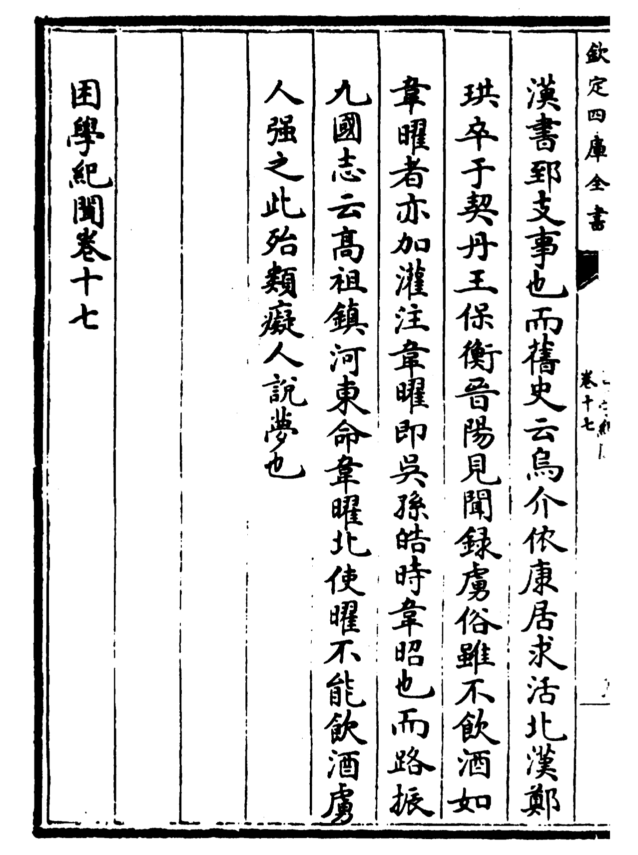
司馬公序顏太初醇之文曰觀其後車詩則不忘鑒戒矣觀其逸黨詩則禮義不壞矣觀其哭友人詩則酷吏愧心矣觀其同州題名記則守長知弊政矣觀其

望仙驛記則守長不事厨傳矣文鑑唯載逸黨許希二詩

絜齋先生為樓名以是亦曰直不高大爾是亦樓也以至山石花木衣服飲食貨財隸役亦莫不然至於官情亦薄曰直不高顯爾是亦仕也凡身外之物皆可以寡求而易足惟此身與天地並廣大高明我固有之朝夕磨厲必欲追古人而與俱若徒儕於凡庸而曰是亦人爾則吾所不敢也

鄧志宏與胡丞公（若璩按丞公宋史作承名世將晉陵人官資政殿學士）書曰熙豐閒如司馬溫公與王荆公之所爭者曰是與非崇寧閒陳了翁與蔡長沙之所爭者曰治與亂靖康閒李丞相與耿門下之所爭者又不特是非治亂安危而已其存亡所繫乎

唐五代之際以文紀事者多用故事而作史者因而舛誤回鶻烏介可汗走保黒車子族李德裕紀聖功碑云烏介幷丁令以圖安依康居而求活所謂康居用



漢書郅支事也而舊史云烏介依康居求活北漢鄭珙卒于契丹王保衡晉陽見聞録虜俗雖不飲酒如韋曜者亦加灌注韋曜即吳孫皓時韋昭也而路振九國志云高祖鎮河東命韋曜北使曜不能飲酒虜人强之此殆類癡人說夢也

困學紀聞卷十七

困學紀聞卷十八

宋 王應麟 撰

評詩

陶淵明詩羲農去我久舉世少復真汲汲魯中叟彌縫使其淳又曰此中有真意欲辯已忘言東坡云淵明欲仕則仕不以求之為嫌欲隱則隱不以去之為高饑則扣門而求食飽則具雞黍以迎客古今賢之貴其真也葛魯卿為贊羅端良為記若璩按羅端良名願歙縣人淳熈中

知鄂州卒有鄂州小集論者謂宋南渡後文守有先秦西漢風惟顧一人朱文公周益公祖為長友作陶令祠堂記皆發此意蕭統疵其閑情杜子美譏其責見集中

子王摩詰議其乞食何傷於日月乎述酒一篇之意惟韓子蒼知之

咏貧士詩云昔在黄子廉彈冠佐名州一朝辭吏歸清貧略難儔愚按風俗通曰頴川黄子廉每飲馬輒投錢於水其清可見矣吳志黄蓋傳故南陽太守黄子廉之後

古辭雞鳴高樹巔狗吠深宮中陶淵明歸田園詩二句

倣此唯改高為桑宮為巷

少陵和嚴武軍城早秋詩已收滴博雲間戍更奪蓬婆

雪外城的博嶺在維州見韋皋傳蓬婆山在柘州見元和郡縣志

飲中八仙其名氏皆見于唐史唯焦遂事蹟僅見于甘

澤謡

石壕吏葢陜州陜縣石壕鎮也見九域志輿地廣記本崤縣唐改為硤石熙寧六年省為鎮　若壕按新舊唐書硤並從山惟通典從石

新安吏僕射如父兄汝墳之詩曰雖則如燬父母孔邇

此詩近之山谷所謂論詩未覺國風遠

少陵善房次律而悲陳陶一詩不為之隱昌黎善柳子

厚而永貞行一詩不為之諱公議之不可揜也如是

贈嚴閣老詩扈聖登黃閣明公獨妙年舊史嚴武傳遷

給事中時年三十二給事中屬門下省開元曰黃門

省故云黃閣少陵為左拾遺亦東省之屬故云官曹

可接聯近世用此詩為宰輔事誤矣通鑑王涯謂給

事中鄭肅韓佽曰二閣老不用封勅此唐人稱給事中為閣老也

公安送李晉肅入蜀蓋即李賀之父若璩按李賀傳系出鄭王後鄭王名亮太祖第八子非高祖之子名元懿者元懿則稱小鄭王或曰惠鄭王矣

王無功三月三日賦聚三都之麗人長安水邊多麗人語本此

土門壁甚堅杏園度亦難土門口在鎮州獲鹿縣即井陘關也郭子儀自杏園渡河圍衛州董秦為濮州刺

史移鎮杏園渡地蓋在衛州汲縣非長安曲江池之杏園也

杜位宅守歲按李林甫傳杜位林甫諸壻也四十明朝過年譜謂天寶十載時林甫在相位盍簪列炬之盛其炙手之徒歟又寄杜位詩近聞寛法離新州想見懐歸尚百憂逐客雖皆萬里去悲君已是十年流其流貶蓋以林甫故若璩按李林甫傳諸壻若杜位等皆貶官已明著之

示獠奴阿段北史獠無名字以長幼次第呼之丈夫稱

阿驀阿段婦人稱阿夷阿等之類皆語之次第稱謂也

李尚書之芳考諸唐史之芳蔣王惲之曾孫廣德初詔兼御史大夫使吐蕃被留二歲乃得歸拜禮部尚書故少陵詩有奉使失張騫史閤行人在之句

楊綰謚文正比部郎中蘇端持異議兩過蘇端豈即斯人歟然少陵稱其文章有神交有道而端終為憸人豈晚謬乎若璩按舊唐書楊綰傳謚曰文簡比部郎中蘇端性疎狂嫉其賢乃肆毀黷異同其

議上起貶端為廣州員外司馬
自即其人詩人溢美詎足與辯

可歎行云丈夫正色動引經豐城客子王季友羣書萬卷常暗誦孝經一通看在手豫章太守高帝孫引為賓客敬頽乆季友肅代間詩人也殷璠謂其詩放蕩愛竒務險然而白首短褐錢起有贈季友赴洪州幕下詩云列郡皆用武南征所從誰諸侯重才略見子如瓊枝此即豫章賓客之事也少陵謂王也論道阻江湖期以致君堯舜季友不但工詩而已太守宗室少陵謂邦

人思之比父母鮑欽止云江西觀察使李勉時季友兼監察御史為副使　若璩按王季友兼監察御史以入勉幕下故猶李義山学王茂元書記得侍御史也非為副使于邵送王季友赴洪州序但云為副車

出瞿唐峽詩五雲高太甲六月曠摶扶注不解五雲之義嘗覩王勃益州夫子廟碑云帝車南指遁七曜於中階華蓋西臨藏五雲於太甲酉陽雜俎謂燕公讀碑自帝車至太甲四句悉不解訪之一公一公言北斗建午七曜在南方有是之祥無位聖人當出華蓋以下卒不可悉愚謂老杜讀書破萬卷必自有所據

或入蜀見此碑而用其語也晉天文志華蓋杠旁六星曰六甲分陰陽而配節候太甲恐是六甲一星之名然未有考證以一行之邃於星歷張燕公段柯古之殫見洽聞而猶未知焉姑闕疑以俟博識若璩按以隋書天文志天子欲有所遊往其地先發天子氣或如華蓋在霧氣中或有五色蒼帝起青雲扶日赤帝起赤雲扶日黃帝起黃雲扶日白帝起白雲扶日黑帝起黑雲扶日以證華蓋五雲亦一解而太甲終當闕疑

贈閭丘師太常博士均之孫謂鳳藏丹霄暮龍去白水渾蓋稱均之文也考之舊史成都閭丘均景龍中為

安樂公主所薦起家拜太常博士公主誅貶循州司倉進不以道其文不足觀也已

終始任安義之句蕭使君之賢可見矣少陵自注其事足以砥薄俗惜其名不傳也

陳倉石鼓文已訛按陳倉在唐為鳳翔寶雞縣石鼓在天興縣南若璩按元和郡縣志實云乃雍縣也魏太武自東平趣鄒山見始皇石刻使人排而仆之嶧山之碑野火焚蓋此時也若璩按野火焚唐封演謂魏太武排倒後然而歷代摹拓以為楷則邑人疲于奔命聚

薪其下因野火焚之由是殘缺云

遺興云門戶有旌節注引楊國忠以劔南旌節導駕二字出周禮少陵豈用新唐史語哉

金華山詩上有蔚藍天垂光抱瓊臺於翁云蔚藍乃隱語天名按度人經作鬱藍鬱藍元板作鬱𦈭

成都詩初月出不高衆星尚爭光謂肅宗初立盜賊未息也胡文定通鑑舉要補遺序曰轂冥濛衆星爭耀語本於此

鮮于京兆仲通也張太常博士均垍也所美非美然昌黎之於于頔李實類此杜韓二公晚節所守如孤松勁栢學者不必師法其少作也博士元板作學士

野望詩西山白雪三奇戍南浦清江萬里橋按唐地理志彭州導江縣有三奇戍韋臯傳遣大將陳泊等出三奇西南備邊録所謂三奇營也一本作三年趙氏本作三城當從舊本三奇為是淯水李氏云老杜讀書多不曾盡見其所讀之書則不能盡注其間又用

方言如岸澌土鉎乃黔蜀人語須是博問多讀

八哀詩將相宗室之外名士有三焉蘇源明不汚偽爵

其最優乎李邕細行弗飭次也鄭虔大節已虧下矣

借問懸車守何如儉德臨不過行儉德盜賊本王臣明

皇以侈致亂故少陵以儉為救時之砭劑

別李義詩丈人嗣王業又云道國繼德業丈人領宗卿

按唐書宗室表傳道孝王元慶次子詢之子徽嗣王

終宗正卿李義蓋徽之子也

送顧八分文學趙氏金石録以為前太子文學翰林院待詔顧誠奢醉歌行云東吳顧文學即誠奢也注謂顧况誤

李潮八分小篆歌潮也奄有二子成三人金石録云潮書唯慧義寺彌勒像碑與彭元曜誌其筆法亦不絶工非韓蔡比也

鄭駙馬宅宴洞中今考少陵作皇甫德儀碑云有女臨晉公主出降代國長公子滎陽潛曜又云忝鄭莊之

賓客遊賓主之山林鄭潛曜見孝友傳
橋陵詩石門霧露白玉巘華蓋青稀見鄭顥夢為聯句
與此同
得房公池鵝詩鳳凰池上應回首為報籠隨王右軍宋
元憲以鵝贈梅聖俞聖俞以詩謝曰昔居鳳池上曾
食鳳池萍乞與江湖客從教養素翎宋得詩不悅聖
俞之意本於少陵
陶靖節之讀山海經猶屈子之賦遠遊也精衛銜微木

將以塡滄海刑天舞干戚猛志故常在悲痛之深可
為流涕
真文忠公曰杜牧之王介甫賦息嬀留侯等作足以訂
千古是非
文選注五言自李陵始文心雕龍云召南行露始肇半
章孺子滄浪亦有全曲暇豫優歌遠見春秋邪徑童
謠近在成世則五言久矣
古詩十九首或云枚乘疑不能明也驅馬上東門遊戲

宛與洛辭爲東都非盡是乘作文心雕龍云孤竹一篇傅毅之詞若琅琊王臺新詠以西北有高樓東城高且長行重行行涉江采芙蓉青青河畔草庭中有奇樹迢迢牽牛星明月何皎皎八首為枚乘凜凜歲云暮冉冉孤生竹孟冬寒氣至客從遠方來四首為古詩

鶴山云禮於生子曰詩負於祝嘏曰詩懷詩之為言承也情動於中而言以承之故曰詩

列女傳式微二人之作聯句始此皮日休云柏梁七言聯句興焉文心雕龍云聯句共韻柏梁餘製

左傳有虞殯莊子有紼謳挽歌非始于田横之客若璩按此本世說新語注酉陽雜俎續集中亦襲之

牽孟在鄒詩曰我既寒逝心存我舊夢我濟上立于王朝其夢如何夢爭王室其爭如何夢王我弼呂成公曰孟既致爲臣而歸拳拳之意猶如此

吳語越王告吳王曰民生于地上寓也老萊子曰人生於天地之閒寄也寄者固歸古詩人生忽如寄本於此

東方朔有八言七言考之風雅尚之以瓊華乎而七言也我不敢做我友自逸八言也 若琢按送我乎淇之上矣十月蟋蟀入我牀下又在前

雕龍云張衡怨篇清典可味御覽載衡怨詩曰秋蘭嘉美人也猗猗秋蘭植彼中阿有馥其芳有黄其葩雖曰幽深厥美彌嘉之子之遠我勞如何

陳思王靈芝篇曰伯瑜年七十綵衣以娱親令人但知老萊子之事而不知伯瑜

陸務觀云古詩有倡有和有雜擬追和之類而無和韻者唐始有用韻謂同用此韻後有依韻然不以次最後有次韻自元白至皮陸其體乃成

詩苑類格謂回文出於竇滔妻所作文心雕龍云回文所興則道原若琢按此不可考為始又傅咸有回文反覆詩

溫嶠有回文詩皆在竇妻前皮日休曰傅咸反覆興焉溫嶠回文興焉

左思白髮賦星星白髮生於鬢垂詩用星星字出於此

韓子蒼曰栢梁作而詩之體壞河梁作而詩之意乖若琢

按子蒼此論大言無當此摹擬王仲淹之弊也栢梁雖依託然三百篇中已有七言安在其壞體耶

李義山謂昌黎文若元氣荆公謂少陵詩與元氣侔唯韓杜足以當之

山谷云學老杜詩所謂刻鵠不成猶類鶩也後山謂山谷得法於少陵朱文公云李杜韓柳初亦學選詩然杜韓變多而柳李變少變不可學而不變可學

朱文公編小學書其荅劉子澄謂古樂府及杜子美詩可取者多令其喜諷咏易入心最為有益今本樂府

及詩皆不取豈修改而刪之歟 子澄著訓蒙新書外書

韓文公城南聯句禮鼠拱而立出關尹子聖人師拱鼠制禮遠遊聯句開弓射鵰吸古文尚書雕鶚字也管子云鵰然若謫之靜即雕字又雨中聯句高居限參拜戰國策頓弱曰臣之義不參拜二字本此 若璩按陳第季立曰相鼠似鼠頗大能人立見人則立舉其前兩足若拱揖然曾於蓟門山寺見之僧曰此相鼠也及檢埤雅已有載矣蓋見人若拱似有禮儀詩之所以起興也今解曰相視也鼠蟲之可賤惡者意義索然按說文引此詩亦以相為視誤也久矣余讀毛傳已云然

送廣帥詩上日馬人來唐書環王傳西屠夷蓋馬援還

畱不去者才十戸隋末蕃衍至三百皆姓馬俗以其

寓故號馬畱人與林邑分唐南境演蕃露引傳燈録

中印度乃在西域其說誤矣

抱朴子曰俗士多云今月不如古月之朗李太白詩有

古朗月行又把酒問月云今人不見古時月今月曾

經照古人

王胄以庭草一句為隋煬所忌初學記載胄雨晴詩風

度蟬聲遠雲開鴈路長亦佳句也

忍過事堪喜杜牧之遣興詩也呂居仁官箴引此誤以為少陵俗言忍事敵災星司空表聖詩也若璩按論衡引成語曰力勝貧慎勝禍亦表聖之意

韋處厚盛山十二詩韓文公為序今見于唐詩紀事十二詩謂隱月岫流杯渠竹嵓繡衣石榻宿雲亭梅谿桃塢胡蘆沼茶嶺盤石磴琵琶臺上士瓶泉也

伊川曰凡人家法須月為一會以合族古人有花樹韋

家宗會法可取也宗會法今不傳岑參有韋員外家花樹歌君家兄弟不可當列卿御史尚書郎朝回花底常會客花撲玉缸春酒香韋員外失其名此詩見一門華鄂之盛（御史元板作太史）

墨子謂西施之沈其美也豈亦如隋之於張麗華乎一舸逐鴟夷特見於杜牧詩未必然也

張碧字太碧黃居難字樂地慕太白樂天也亦李赤之類歟

陸魯望雜諷云紅蠶緣枯桑童麇來觸犀鸕鷀慘子冰赤舌可燒城皆用太玄語又南征詩繞帳生犀一萬株宋元憲詩帳犀森別校犀株衛帳并兒勇景文詩合宴傳餐帳繞犀皆用此

毛澤民詩不須買絲繡平原不用黄金鑄子期本李賀

貫休詩

李義山詠賈生云可憐夜半虚前席不問蒼生問鬼神馬子才詠文帝云可憐一覺登天夢不夢商巖夢櫂

郎雖同一律皆有新意

唐以詩取士錢起之鼓瑟李肱之霓裳是也故詩人多韓文公薦劉述古謂舉於禮部者其詩無與為比錢起名在第六豹鳥賦若璩按李肱名在第一琴瑟合奏賦

羅昭諫詠松曰陵遷谷變須高節莫向人間作大夫其志亦可悲矣唐六臣彼何人哉昭諫說錢鏐舉兵討梁見通鑑其忠義可見眎奴事朱温之杜荀鶴猶糞土也

宋書樂志陌上桑曰楚辭鈔以九歌山鬼篇增損為之
東坡因歸去來為詞亦此類也

詩一字至七字張南史花竹草是也一字至十字文與
可竹石是也

一叢深色花十戸中人賦白樂天謂牡丹也豈知雨片
雲截却數鄉稅鄭雲叟謂珠翠也侈靡之蠹甚矣

韓文公詩離家已五千注引沈休文安陸王碑平塗不
過七百而不知𪏭成五服至于五千本書語也奚以

汎引為

唐彥謙詩啗螯譏爾雅責餅斥公羊事出晉書魏志

白樂天迁叟詩初時被目為迁叟近日衆呼作隱人又

云自哂此迁叟少迁老更迁則迁叟之名不獨司馬

公也

堯韭舜榮梁元帝玄覽賦始用之李羣玉蒲澗寺詩澗

有堯時韭山餘禹代糧若蒸按蒲澗寺在廣州府治東北二十里

致堂云古樂府者詩之旁行也詞曲者古樂府之末造

也陸務觀云倚聲製詞起於唐之季世

寒山子詩如施家兩兒事出列子羊公鶴事出世說如

子張卜商如侏儒方朔涉獵廣博非但釋子語也對

偶之工者青蠅白鶴黄簪白丁青蚨黄絹黄口白頭

七札五行綠熊席青鳳裘而楚辭尤超出筆墨畦逕

曰有人兮山陘雲卷兮霞纓秉芳兮欲寄路漫兮難

征心惆悵兮狐疑蹇獨立兮忠貞

司空表聖云戴容州叔倫謂詩家之景如藍田日煖良玉

生煙可望而不可置於眉睫之前也李義山玉生煙之句蓋本於此

古詩何能待來兹兹年也左傳令兹注云此歲吕氏春秋令兹美禾來兹美麥若璩按趙註孟子令兹未能為今年未能盡去是亦以兹為年集註闕故嘗曰集註至孟子朱子似以餘力為之

梁元帝賦得蘭澤多芳草詩古詩為題見於此

韓文公云六字常語一字難文心雕龍謂善為文者富於萬篇貧於一字若璩按文心雕龍又謂易字艱於代句

王儉四言頗有子建淵明餘風其侍太子九日玄圃宴云秋日在房鴻鴈來翔寥寥青景藹藹微霜草木搖落幽蘭獨芳眷言淄苑尚想濠梁既暢旨酒亦飽徽猷有來斯悦無遠不柔青景元板作清景

劉苞九日詩曲終高宴罷景落樹陰移陸務觀夕陽頻見樹陰移

吳會謂吳會稽二郡也石湖辨之甚詳魏文帝雜詩適與飄風會又曰行行至吳會

應璩百一詩室廣致凝陰臺高來積陽出呂氏春秋

李虛己初與曾致堯倡酬致堯謂曰子之詩雖工而音韻猶啞虛己初未悟既而得沈休文所謂前有浮聲後須切響遂精於格律

詩言志秀幹終成棟精鋼不作鈎包孝肅之志也人心正畏暑水面獨搖風豐清敏之志也若璩按清敏名稷字相之鄞人官樞密直學士文彦博嘗品稷為人似趙抃及賜諡皆以清得名　詩要句中有人此條合後司馬公東坡公之詩可謂四公在焉呼之或出

張丈饒曰處心不可著著則偏作事不可盡盡則窮先

天之學止是此二語天之道也愚謂邵子詩夏去休言暑冬來始講寒則心不著矣美酒飲教微醉後好花看到半開時則事不盡矣

杜正獻公詩因念古聖賢名為千古垂何嘗廣居室儉為後人師亞聖樂簞食寢立無立錐文終防勢奪景戚恥家為文園四壁立鄭公小殿移陳正獻公詩遺汝子孫清白在不須夏屋太渠渠二賢相之清風可以媿木妖之習

鴈湖若璩按鴈湖李壁號注荆公詩於明妃曲漢恩自淺胡自深人間樂在相知心則引范元長之語以致其譏日出堂上飲之詩爲客當酌酒何預主人謀則引鄭氏考槃之誤以寓其貶君難託之詩曰世事反覆那得知讒言入耳須臾離則明君臣始終之義以返諸正愚按楊元素謂介甫詩令人未可輕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令觀其行事已頗類之矣言心聲也其可掩乎若璩按賀黃公則謂日出堂上飲詩摹寫怡堂之習真堪疾首痛心末數語即魏風園有桃篇彼人是哉

子曰何其意也
此風雅正傳

東坡文章好譏刺文與可戒以詩云北客若來休問事西湖雖好莫吟詩晚年郭功父寄詩云莫向沙邊弄明月夜深無數採珠人饒德操黎介然汪信民寓宿州作詩有略詆及時事者呂滎陽聞之作麥熟繅絲等四詩以諷止之自此不復有前作

後山云蘇公之門有客四人黃魯直秦少游晁无咎則長公之客也張文潛則少公之客也魯直詩云晁子

智囊可以括四海張子筆端可以回萬牛文潛詩云
長公波濤萬頃陂少公巉秀千尋麓黄郎蕭蕭日下
鶴陳子峭峭霜中竹秦文倩麗舒桃李晁論峥嶸走
珠玉可以見一時文獻之盛
衣上六花非所好畝間盈尺是吾心何由更得齊民暖
恨不偏於宿麥深雪詩無出晏元獻韓持國之右
晏元獻詩二龍驂夏服雙鶴記堯年宋元憲詩軒野龍
催馭堯宫鶴厭寒劉敬叔異苑太康二年冬大寒南

州人見二白鶴於橋下曰今兹寒不減堯崩年故山陵挽章用之若琰又按蘇秦傳今兹効之明年又復求割地後漢明帝紀昔歲五穀登衍今兹蠶麥善收左傳多以今兹明年或昔歲與往年相對言

符瑞圖曰二黃人守者外國人來降宋景文云青帝回風還習習黃人捧日故遲遲程公巽云青女霜如失黃人日故遲

司馬公早朝詩太白明如李出漢天文志熒惑踰歲星居其東北半寸所如連李又即事云雨不成遊布路

歸出左傳自朝布路而罷今集中皆注云恐誤蓋未考也

更無柳絮隨風舞惟有葵花向日傾見司馬公之心浮雲世事改孤月此心明見東坡公之心風舞元板作風起

東坡次韻朱公掞初夏詩諫苑君方續承業醉鄉我欲訪無功隋樂運字承業録夏殷以來諫爭事名諫苑文帝覽而嘉焉注謂南史李承業作諫苑誤矣若按南史無所謂李承業

答王定國詩謹勿怨謗讒乃我得道資淤泥生蓮花糞土出菌芝賴此善知識使我枯生荑此尹和静所謂困窮拂鬱能堅人之志而熟人之仁也詩曰它山之石可以攻玉糞土元板作糞壤

浮雲世事改孤月此心明坡公晚年所造深矣

夏均父詩樂城去聲色老坡但稱快嗚呼二法門近古絶倫輩嘗槪樂城為歐陽公碑云公之於文雍容俯仰不大聲色而義理自勝樂城評品文章至佳者獨

云不帶聲色蓋得於公也歐陽公與梅聖俞書云快哉快哉老夫當避路放他出一頭地東坡看人文字於所酷愛者但稱快而已亦得於公也

陸務觀記東坡詩翠欲流謂蜀語鮮翠猶言鮮明也愚按嵇叔夜琴賦云新衣翠粲李周翰注翠粲鮮色李善注引子虛賦翕呷翠粲張揖曰翠粲衣聲漢書作萃蔡（萃音翠）班倢伃賦紛綷縩兮紈素聲其義一也以鮮明為翠乃古語

後山云少好詩老而不厭及一見黄豫章盡焚其稾而學焉豫章以謂譬之弈焉弟子高師一著僅能及之爭先則後之此可爲學文之法

東坡與歐陽晦夫詩三首晦夫名闢桂州人梅聖俞有詩送之云我家無梧桐安可久留鳳東坡南遷至合浦晦夫時爲石康令出其詩稾數十幅事見桂林志注坡詩者以爲文忠之族非也

夏小正九月榮鞠東坡詩云黄花候秋節遠自夏小正

注止引月令非也司馬公春帖子候鴈來歸北寒魚陟負冰亦用夏小正

山谷詩晚歲所得尤深鶴山稱其以草木文章發帝杼機以花竹和氣驗人安樂

題蘇若蘭回文錦詩圖云亦有英靈蘇蕙子只無悔過竇連波連波竇滔字也武后記云因述若蘭之多才復美連波之悔過子元校作手

物理論云虛無之談無異春蠶秋蟬聒耳而已山谷演雅春蛙夏蜩更嘈雜本於此

題王黄州墨跡掘地與斷木智不如機舂聖人懐餘巧
故為萬物宗注不言所出嘗槪孔融肉刑論云賢者
所制或踰聖人水碓之巧勝於斷木掘地此詩意本
於此機舂即水碓也
立春詩看鏡道如咫出汲冢周書王子曰遠人來驩視
道如尺
呈吉老縣丞詩鮭䱇今無種鯖盧敘未形注云鮭䱇此
兩姓今無人按太玄難上九云角鮭䱇終以直其有

犯二字與解豸同亦見王充論衡云一角之羊也注誤矣

八百老彭嗟杖晚出莊子釋文彭祖至七百歲猶曰悔不壽恨杖晚而唾遠醇朴乃器師二字出荀子

江西道院賦堂密有美樅出爾雅注尸子謂松柏之鼠不知堂密之有美樅

後山挽司馬公云輟耕扶日月起廢極吹噓與老杜桑麻深雨露燕雀半生成相似生成吹噓字若輕而實

重

張文潛詠孔光云試問不言溫室木何如休望董賢車

仲彌性詠韋執誼不看嶺南圖云政恐崖州如有北

却應未肯受讒夫二詩誅姦諛之蕭斧也

朱雲為槐里令上書求見而即得對成帝時言路猶未

塞也張文潛詩曰直言請劍斬安昌勿謂朱游只素

狂君看漢家文景業張侯能以一言亡

南豐麻姑山詩送南城羅尉做廬山高而不逮絕唱寡

和也

唐子西佳月明作哲好風聖之清本於李誠之山如仁者静風似聖之清未新仲無人馬為二對飲月成三本於秦少游身與杖藜為二影將明月成三陸務觀誰其云者兩黄鵠何以報之雙玉盤本於新仲何以報之青玉案我姑酌彼黄金罍葉少蘊逸人舊住子午谷詩客獨尋丁卯橋務觀用之程致道明知計出柏馬下正擬身全木鴈中教器之用之

或問崔德符作詩之要曰但多讀而勿使斯為善張芸叟云年踰耳順方敢言詩（未窺六甲先製五言者覩此可以戒）

曾文昭公河間詩云南北東書久混同河間今有楚人風獨慙太守非何武已見州閭出兩龔謂彦和兄弟也童蒙訓以為曾子宣作恐誤

徐師川以諫議召程致道在西垣封還除書言與中貴人唱和魚須之句為人所傳朱文公語録云師川游廬山遇宦者鄭諶與之詩後村（若駭此後村劉克莊號）謂徐集

不載魚須之篇愚考集中有次韻鄭本然居士云頗知鸛脛緣詩瘦早棄魚須伴我閒本然居士豈即鄭諶歟魚須笏也

朱新仲詠顏魯公云千五百年如烈日二十四州唯一人又詠昭君云當時夫死若求歸凜然義動單于府不知出此肯隨俗顏色如花心糞土若琢按後漢南匈奴傳呼韓邪死前閼氏子欲妻之昭君上書求歸成帝勅令從其俗

本草菊一名傅延年朱新仲詩三徑誰從陶靖節重陽

惟有傳延年（前未有用者）

梁文靖公（克家）梅花詩云九鼎燮調終有待百花羞澁敢言芳用王沂公之意亦魁天下位宰相然梁公之句失於雕琢

誠齋始學江西既而學五字律於後山學七字絶句於半山（若璞按半山王安石號）最後學絶句於唐人

誠齋讀貞觀政要云拔士新豐逆旅中懐賢鴨緑水波東酒傾一斗鳶肩客醋設三杯羊鼻公（羊鼻公謂䰟鄭公見龍城

錄

攻媿記張武子之語水禽有名信天公者按晁景迂集

黄河有信天緣常開口待魚

蘇雲卿廣漢人隱東湖張魏公為相使帥漕挽其來一

夕遁去不知所之真文忠為詩曰魏公孤忠如孔明

赤手能支天柱傾蘇公高節如子陵寸膠解使黄河

清等是世間少不得問津耦耕各其適後人未可輕

雎黄兩翁之心秋月白

南塘若琰作南塘趙汝談號　挽趙忠定公云空令考亭老垂白注離騷楊楫跋楚辭集注云慶元乙卯治黨人方急趙公謫死于道先生憂時之意屢形于色一日示學者以所釋楚辭一篇

孫燭湖若琰按燭湖名應時餘姚孫氏祖之讀通鑑詩簿書流汗走君房那得狂奴故意降努力諸公了臺閣不煩魚鴈到桐江又曰清濁無心陳仲弓圓機聊救漢諸公末流不料兒孫誤千古黄初佐命功朱文公謂二絕甚佳

平園詩生戎馬死佛貍荆公詩生白殺青皆佳對鶴山詩只期玉女是用諫肯為金夫不有躬本於玉汝金吾之對

林和靖詩怪書披月看銅牆放翁文有銅牆鬼炊之語出東方朔神異經若璩按天隨子四明山詩序中有此誤以為放翁也

田園圖史分貧富鼎彝樓臺辨有無洪舜俞詩用龐穎公冠萊公事若璩按龐籍作退老詩田園貧宰相圖史富書生

本朝絶句有夾漈詠漢高祖五言乃唐于季子詩又荆

公絶句詠叔孫通亦見宋景文公集

演蕃露云摶黍為鸎不知何出蓋未考詩葛覃注也緗素雜記不知麥秋出月令亦此類能改齋漫録考古語所出詳且博矣然首如飛蓬見于詩乃以左思賦為始樹桃李者夏得休息見于說苑乃以狄梁公事為始若此者非一是以君子無輕立論

方言斟益也凡病少愈而加劇謂之不斟或謂之何斟

呂居仁荅曾吉父詩記我今年病不斟蓋用此而不

知者改為不禁韋玄成傳五世壙傺言五世無官也

呂成公銘湯烈母云湯世壙傺妻祉于後而娶本改

為壙遼東坡春帖用翠管銀罌出老杜臘日詩而注

者改為銀鉤此邢子才所以有日思誤書之語也

呂居仁詩弱水不勝舟有此積立鐵又云何知若人胸

中有積立鐵出老杜鐵堂峽詩壁色立積鐵又云準

擬春來大出遊出漢書田叔傳又云日月已秋罷出

元帝紀若璩按漢書帝紀無此語

趙紫芝若璩按紫芝名師秀為永嘉四靈之一故一稱趙靈秀詩謂輔嗣易行無漢學玄暉詩變有唐風若璩按下句本唐庚語

潘庭堅題嶽麓寺道鄉臺曰坡仙不摘黃黃應無雪堂道鄉不如新此臺無道鄉青山非其人山靈能顏頑一落名勝手境與人俱香悲吟倚空寂臨眺生慨慷道鄉不可作承君不可忘陳樞密宗禮景定間持節廣東有詩云山川只謂螢煙景姓字多因摘藉香御史虞處助之陳坐謫其後陳召入處鎖官○只謂元板作只

吳吉甫以晚科試漕闈搗藥兔長生詩云真水黃芽長

香風玉杵鳴不為三窟計永伴一輪明省試聖人之道猶日中賦用闕摶之月見沫之星第七聯云桑榆已晚尚期一戰之收

湯伯紀若璩按湯伯紀已見卷一名漢安仁人官華文閣學士謚文清自儆云春秋責備賢者造物計校好人一點莫留餘滓十分成就全身此老晚節庶幾踐斯言也若璩按王氏遷著作佐郎湯為少卿與王氏居鄰墻晨夕過從王氏論關雎濂閩江西之同異永嘉制度沙隨古易蔡氏圖書經緯西蜀史學通貫精微剖析幽眇湯歎曰吾閱士甚多惟伯厚甫為真儒使真文忠在顧同居弟子列會湯年髦力引去遂薦王

氏於朝云

薛士龍詩左角蠻攻觸南柯檀伐槐的對也

徐淵子詩植杞必植梓㙯蘭仍㙯蓀過庭遺訓在鑿楹故書存蓋以梓蓀喻子孫也鑿楹出晏子春秋李義山詩經出宣尼壁書留晏子楹

任元受七夕詩切勿填河漢須留洗甲兵意亦新

伊川先生不作詩唯寄王子真詩云我亦有丹君信否用時還解壽斯民先生入嵩山子真已候於松下問

何以知之曰去年已有消息來矣蓋先生前一年欲往以事而止子真名荃歧下陽平人元豐中賜號沖熙處士張芸叟為功行碑謂超世之資與陳圖南侔

建隆初詔五代時命官投狀叙理復命之郭恕先詩云為逢末劫歸依佛不就新恩叙理官飛龍在天利見大人而猶不屈其志如此

文鑑取蔡確送將歸賦猶楚辭後語之取息夫躬也

浮溪若璩按浮溪汪藻號詩人間何事非戲劇鶴有乘軒蛙給廩

水經注引晉中州記惠帝為太子令曰若官蝦蟇可給廩（晉書無此語）

張芸叟曰岐山石鼓是車攻詩也我車既攻我馬既同則所取也其魚維何維魴及鱮何以貫之維以楊柳則所不取者也先儒凡今詩所無者盡目為逸詩誤矣（見致堂論語說）

朱文公曰顧況詩有集皆不及見韋應物集者之勝今按韋集有顧況奉同郡齋雨中宴集詩云好鳥依嘉

樹飛雨灑高城汎與數君子列座分兩楹文雅一何
麗林堂含餘清我公未歸朝遊子不待晴白雲帝鄉
遠滄江楓葉鳴拜手欲無言零淚如酒傾寸心已摧
折别離方骨驚安得凌風翰肅肅賓天京
程可久沙隨先生自題晒怡齋云乞得膠膠擾擾身霜露
菊便相親勸君莫厭蓴藜藿違已由來更病人六月
松風萬籟寒笙竽䪨到枕屏閒夜深夢繞康廬阜瀑
布濺珠過藥欄葵花已過菊花開萬里西風拂面來

問字今朝幾人至細看屐齒破蒼苔

朱新仲云唐之詩人達者唯高適適位不過常侍本朝歐王蘇黄出徐若璩按徐謂師川名俯陳按陳謂簡齋名與義韓按韓謂子蒼名駒呂按呂謂居仁名本中繼之八人一相三執政按三謂歐徐陳三從官按三當作四謂蘇黄韓呂何其盛也

山谷詩云能與貧人共年穀必有明月生蚌胎為富不仁者可以警

少陵詩東屯稻田一百頃北有澗水通青苗東屯乃公

孫述留屯之所距白帝城五里稻米為蜀第一郡給諸官俸廩以高下為差帥漕月得九斗王龜齡詩云少陵别業古東屯一飯遺忠畎畝存我輩月叨官九斗須知粒粒是君恩東屯有青苗陂

有問心遠之義於胡文定公者公舉上蔡語曰莫為嬰兒之態而有大人之器莫為一身之謀而有天下之志莫為終身之計而有後世之慮此之謂心遠

宋正甫詩三聖傳心惟主一六經載道不言真

攻媿先生書桃符云門前莫約頻來客坐上同觀未見書

葛魯卿借書詩大勝揚雄辭子駿更殊班嗣阻君山

朱希真避地廣中作小盡行云藤州三月作小盡梧州三月作大盡哀哉官歷今不頒憶昔升平淚成陣我今何異桃源人落葉為秋花作春但恨未能與世隔時聞喪亂空傷神 唐李益問路侍御六月大小云野性迷堯歷松窻有道經故人為柱史為我數階蓂

山谷詩金石在波中仰看萬物流出孟子注萬物皆流而金石獨止

野處若琢拄野處洪邁號雪詩天上長留滕六住人中會有葛三來葛三事出太平廣記葛仙公第三子

王逢原詩退之昔裁詩頗以豪横恃暮年意氣得金玉多自懟買居紀廂榮顧影樂冠佩喜將閭巷好持與妻子議彼哉何足道進退茲焉係安知九列榮顧是德所累謂南内朝賀歸及示兒詩也朱子曰此篇所

誇乃感二鳥符讀書之成效極致而上宰相書所謂行道憂世者已不復言矣鄧志宏亦謂愛子之情則至矣導子之志則陋也

致堂曰韓退之賦石鼓曰孔子西行不到秦故不見録孔子編詩豈必身歷而後及哉信斯言也車鄰駟鐵胡爲而收之也到秦元板作至秦

荆公傷杜醇曰隱約不外求耕桑有妻子藜杖牧雞豚筠筒釣魴鯉弔王致曰老妻稻下收遺秉稚子松間

拾墮樵二人四明鄉先生也固窮守道如此令人知者鮮矣利欲滔滔廉恥寥寥孰能景慕前修哉

唐子西内前行云宅家喜得調元年唐時宫中謂天子為宅家通鑑韓建發兵圍十六宅諸王呼曰宅家救兒劉季述等至思政殿皇后趨至拜曰軍容勿驚宅家

文宋瑞指南録為武人賦云悠悠成敗百年中笑看柯山局未終金馬勝遊成舊雨銅駝遺恨付西風黒頭

爾自誇江總冷齒人能說褚公龍首黃扉真一夢夢回何面見江東南齊樂預謂徐孝嗣曰人笑褚公至今齒冷謂褚淵也　若璩按王應麟傳寶祐四年帝御集英殿策士召應麟覆考考第既上帝欲易第七卷眞其首應麟讀之乃頓首曰是卷古誼若龜鏡忠肝如鐵石臣敢為得士賀遂以第七卷為首選及唱名乃文天祥此即詩所謂龍首也龍首黃扉二句則指留夢炎一輩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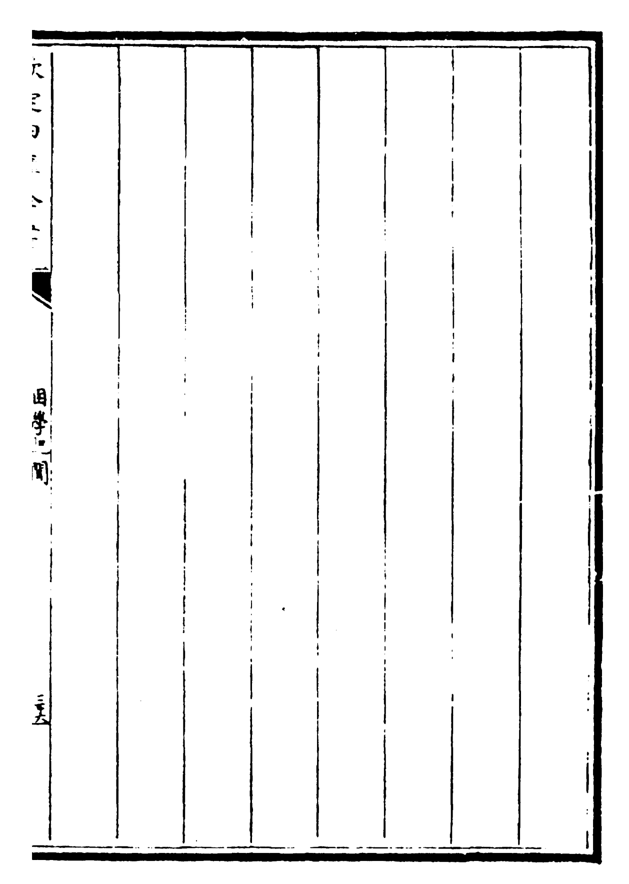
翁與可上徐直翁詩六丈謀謨同輩服二郎官職逈翁知若璩按上謂范文正仲淹下謂王文正旦

鄭得言侶為國子博士私試策問師道祭酒不悅臺評

及之李艮翁父丑為詩餞之曰諸生幸不笑韓愈官長何因罵鄭虔鄭得言元振作鄭德言

柳文云王氏子著論非班超不能讀父兄之書而力儌狂疾之功以為名先君子嘗為授筆詩其末云蘭臺舊家學胡不紹箕裘若璩按王氏與弟應鳳同日生少稟家學父撝性嚴急每授題設高座命凡弟坐堂下晝燭為期少緩輒怒訶之由是凡弟丈並敏疾

鄧志宏曰詩有四忌學白樂天者忌平易學李長吉者忌奇僻學李太白者忌怪誕學舉子詩者忌說功名



困學紀聞卷十八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校對官檢討臣盧　應
謄録監生臣許　溶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困學紀聞卷十九 二十

詳校官兵部主事臣雷純

困學紀聞卷十九

宋 王應麟 撰

評文

穀梁隱四年傳注云建儲非以私親所以定名分鄭澗甫草東宮制云建儲非以私親蓋明萬世之統主器莫若長子茲本百王之謀蓋出於此

晏元獻謝昇王記室表云衣存鈇衽式贊於撫沖餜去邪蒿不忘於規諫韓詩外傳周公誡伯禽曰衣成則

必鈌衽宮成則必鈌隅若璩按古邪蒿北齊邢峙傳太子事

九章算術五雀六燕飛集于衡衡適平一雀一燕飛而易處則雀重而燕輕陸農師謝吏部尚書表六燕相亭試銓平其輕重蓋用此

周書王會東越海蛤或誤為侮食而王元長曲水詩序用之其别風淮雨之類乎

駱賓王云類同心異者龍蹲歸而宋樹伐㸃合者魚形出而吳石鳴龍蹲謂孔子春秋演孔圖孔子坐

如蹲龍立如牽牛

楊盈川叙郡守云代臨本州則元賓之父喜形于色繼為本守則張翕之子迎者如雲叙縣令曰仁之所懐幼童不能擊將雛之雉明之所斷老父不能爭食粟之雞對的語工

蘇許公制右掖司言佇光於五字常袞表五字非工張南史詩唯有五字表魏志若璩按本出郭頒世語司馬景王命中書令虞松作表再呈輒不可意中書侍郎鍾會取

視為定五字松悅服西掖用五字本於此

張文定慶歷中草兩制薦舉勑云蓋舉類之來舊矣三代之盛王其必由之如聞外之議云是且啓私謁告請之弊也予不以是待士大夫何士大夫自待之淺耶又察舉守令勑云夫天下之大官吏之衆獨不聞循良尤異者之達予聽外臺之職豈非闕歟抑朝廷未有以導之也其視守令能以仁政得民民心愛之如古循吏然者宜以名上予得以褒慰之亦以使四

方之民知予不專寵健吏所貴仁者爾尤延之謂二詔大哉言乎簡而盡直而婉丁寧惻怛之意見於言外至今誦之盎然如在春風中豈特公之文足以尊上之德意志慮亦當時善治足以起其文也

文定又行范文正公參政制云大恩之下難為報大名之下難為處矧兼二者可無勉哉爾尚朝夕以交修予允廸前人勤教邦其永孚于休訓辭温雅可以見太平之象

端平元年九月真文忠公除翰林學士洪舜俞命詞曰
迪惟仁祖有若臣修朝京師於甲午之元拜内相於
季秋之月歐陽公之除在至和元年九月歲皆甲午
用事切當如此
慶元初嗣秀王辭中書令賜贊拜不名鄭溥之草制云
天下之達尊三德兼爵齒以俱茂人臣之不名五老
與親賢而並隆公羊傳注禮君於臣不名者有五諸
父凡不名上大夫不名盛德之士不名老臣不名説

苑伊尹曰君之所不名臣者四諸父臣而不名諸兄臣而不名先王之臣臣而不名盛德之士臣而不名咸淳初嗣榮王賜詔書不名余草制用說苑事

開禧追貶秦檜周南仲代草制云兵於五材誰能去之首弛邊疆之禁臣無二心天之制也忍忘君父之讎又云一日縱敵遂貽數世之憂百年為墟誰任諸人之責金虜南遷錄載孫大鼎疏言遣檜間我以就和檜之姦狀著矣嘉定之韋復發於失刑　若璩　按南遷錄賓退錄駁之近漁洋大略駁之信多子虛亡是之辭然載遣秦檜事却可信余取以補續通鑑

稟賓傳
是樓云

韓文公王仲舒銘云敷文帝階擢列侍從野處謝敷文閣直學士表云宣布中和方歌盛德之事擢列侍從遽復敷文之階雖借用而切當

王輔嗣吐金聲於中朝此子復玉振於江表微言之緒絶而復續不意永嘉之末復聞正始之音晉人之稱衛玠蓋所尚者清談也正始魏齊王芳年號胡武平啓以正始之遺音對奪朱之亂雅陸務觀嘗擿其誤

王季海行東坡贈太師制云博觀載籍之傳幾海涵而地負遠追正始之作殆玉振而金聲恐亦襲武平之誤也若正始之清談非所以稱坡公

胡文定以親辭成都學事云矧當喜懼之年深計短長之日曾文清求歸侍云朝則倚門暮則倚閭常恐失望又曰嗟子毋曰嗟季曷敢弭忘

上官儀冊周王文識表魏舟之象詞掩漢臺之駕上句用曹蒼舒事下句用柏梁臺詩梁王曰驂駕駟馬從

梁來或以駕為卦引沛獻王占雨事非也

洪景盧周茂振入館謝啓雖不若董彦遠之博如桃萊難悟若璩按馮衍傳注云萊字似棗又連桃後學者輒改萊為棗以桃棗易明桃萊難悟也啓正用章懷太子注成句柳卯本同幼婦外孫之義女郎世子之名按南史賈希鏡傳古冢有銘云青州世子東海女郎帝問希鏡對曰此是晉司馬越女嫁苟晞兒亦

儷語之工者

野處草梁叔子制云鼎學士之大稱蓋用劉禹錫天平軍壁記以牙璋玉節鼎右僕射官稱之語又草葉顒

左相制云學聖人之道高天下以聲或云葉語音高
故以戲之然矜人臣以能高天下以聲史記謂殷紂
也不當用之王言
徐淵子上梁文云林木翳然便有濠濮間想清風颯至
自謂羲皇上人初寮啓云得知千載上賴古書作吏
一行便廢此事皆全句
李宗衛春秋十賦屬對之工如越椒熊虎之狀弗敖必
滅若敖伯石豺狼之聲非是莫喪羊舌王子爭囚而

州犁上下伯與合要而范宣左右魯昭之馬將為櫝衛懿之鶴有乘軒于奚辭邑而衛人假之罷晉侯請隧而襄王與之田星已一終魯君之歲亥有二首絳老之年作楚宮見襄公之欲楚效夷言知衛侯之死夷雞憚犧而斷其尾象有齒而焚其身虞不臘矣吳其沼乎好魯以弓請謹守寶賜鄭以金盟無鑄兵蛇出泉臺聲姜薨鳥鳴亳社伯姬卒若璩按歐陽公年譜年十七應舉隨州試左氏失之誣論中云石言于晉神降于莘外蛇鬭而內蛇傷新鬼大而故鬼小雖不中人猶傳誦之

但趣原本定作巫出范甯穀梁傳序巫者謂多叙鬼神之事也

晏元獻進牡丹歌詩表云永平神爵之頌孝明稱其者五人正元重九之篇德宗考第於三等按論衡云永平中神雀羣集詔上神雀頌百官上頌文比瓦石唯班固賈逵傅毅楊終侯諷五頌金玉孝明覽焉正元事見劉太真傳若張按見劉太真傳謂新唐書傳唐則見德宗紀貞元四年九月癸丑賜百寮宴於曲江亭仍作重陽賜宴詩六韻賜之羣臣畢和上品其優劣以劉太真李紓為上等鮑防于邵為次等張濛殷亮等二十人又次之唯李晟馬燧李泌三宰相之詩不加優劣

寧若璩按寧當作壽下同皇服藥赦文陳按陳當作倪正父所草也雖不明不敏有辜四海望治之心然無怠無荒未始一毫從已之欲天下誦之謂寫出寧皇心事

盧思道賀甘露云神漿可挹流味九户之前天酒自零凝照三階之下常衮賀雪云重陰益固應水澤腹堅之時積潤潛通迎土膏脈起之候皆儷語之工者

俗語皆有所本如利市出易說卦左傳難為人出表記擔閣出詩玄鳥箋折閱出荀子生活出孟子家數出

墨子服事出周禮大司徒伏事出陸士衡詩分付出漢原涉傳交代出蓋寛饒傳區處出黄霸傳多謝出趙廣漢傳丁寧出詩采薇箋什物出後漢宣秉傳自由出五行志曉示出童恢傳主者出劉陶傳芳琡按亦見劉陶傳前欒巴傳意智出鮮卑傳卑末出欒巴傳告示出荀子仁者好告示人按今仁作人布施出周語布施優裕比校出齊語行頭出吳語當日出晉語地主出左傳按左傳止有東道主越語相於出晉后妃傳料理出王徽之傳長進出和嶠傳消

息出魏少帝紀功夫出王肅傳按王肅傳無亦出魏少帝紀晉請

出吳呂蒙傳手下出太史慈傳牢固出陸抗傳鄭重

出王莽傳分外出魏程曉上疏小却出宋紀按出武帝紀

間介出長笛賦間介無嫌婁羅出南史顧歡傳按日知錄婁羅蓋樓

明才致之意本分出荀子見端不如見本分措大出五代東漢世

家按已見通鑑唐文宗紀考異何此賤曰寒山詩亦有假開出王峻傳本色出

唐劉仁恭傳古老出書無逸注商量出易商兌注不

宣備出楊德祖荅臨淄侯不能宣備生人婦出魏杜畿傳

私名出列子家公出莊子（主人公也）致意出晉簡文紀（按亦

（出孫綽傳）傳語出後漢清河王慶傳收拾出光武紀尋思

出劉矩傳不審出韓詩外傳（按不審為晏子語）世情出纏子

（不識世情）爾來出孔明出師表朅來出思玄賦（按李善註引劉向七

言曰朅來歸耕永自疏）和買出左傳正義阿誰出蜀龐統傳罷

休出史記孫武傳慙愧出齊語安排出莊子比數出

周禮大司馬注見在出槀人注孩兒出書康誥注老

境出曲禮正義韋帥出左傳先輩出詩采薇箋如今

出秋杜篯居士出玉藻可人出雜記道人出漢京房傳寄居出息夫躬傳其甲出周禮職內注道士出新序介子推云主人公出史記范雎傳按范雎傳作翁小家子出漢霍光傳不中用出史記外戚世家王尊傳按秦始皇本紀吾前收天下書不中用者我輩人出晉石苞傳對岸出樂志按出顏琰表曰令夫秋對岸對岸二字用於散圖奇十八九出漢丙吉傳至今十八九矣浩大出後漢馬廖傳兩兩相視出周嘉傳按毛板脫一兩字年紀出光武紀雜碎出仲長統傳細碎事手下出吳呂範

傳按兩手下皆出注引江表傳孫策語合少成多出中庸注按中庸註無若干出禮記曲禮投壺如干出陳何之元傳膠加出九辨膠音豪加丘加反牢愁出揚雄傳畔牢愁集韻愁音曹墨屎出列子音眉癡冗長出陸士衡文賦無狀出史記夏本紀擘畫出淮南子前定出中庸細作出左傳釋文敘致出世說留連出後漢劉陶傳問息耗出竇后紀已分出魏文帝書物色出淮南子按何不云出月令本師出史記樂毅傳祖師出漢外戚丁姬傳生熟出莊子有瓜葛出後

漢禮儀志按出禮儀志注引蔡邕獨斷曰凡與先后有瓜葛者發遣出陳寔傳
天然出賈逵傳新鮮出太玄鈍悶出淮南子誇張出
列子惝恍出洞簫賦近局出陶淵明詩提撕出詩抑
箋本貫出晉江統論按止有本種無本貫十字街出北史李庶
傳按庶附李諧傳見錢出漢書王嘉傳
梁簡文為子辭封表云日蝕之餘無黄童之對荷戟入
榛與子烏之辨又云熙祖流聰慧之稱方建臨淮之
國元仲表岐嶷之質乃啓平原之封荷戟入榛揚雄童烏事熙祖晉

太子通字元仲魏明帝字元豐末皇弟似封晉寧郡王制全用熙祖元仲一聯然熙祖非美事也晉寧元板作普寧

王元之表風摧霜敗芝蘭之性終香日遠天高葵藿之心未死劉元城表云志存許國如萬折而必東忠以事君雖三已而無慍斯言可以立懦志若璩按趙元鎮移吉陽軍表云白首何歸悵餘生之無幾丹心未泯誓九死以不移尤以此言致不食卒可悲也

驢非驢馬非馬漢西域傳烏不烏鵲不鵲戰國策可以為對若璩按後魏宣武孝明民間謠曰狐非狐貉非貉

傳景仁云烹羊炰羔唯帶牛

佩犢可對

嘉定受寶璽南塘賀表云函封遠致不知何國之白環瑑刻孔章咸曰寧王之大寶宗室入翰苑者三人彥中汝談汝騰

王岐公荅韓魏公詔豈朕鬱于大道未昭治亂之原將卿保其成功自潔進退之分淮大雅荅周益公詔豈朕不德未達好賢之誠將卿既明自全引退之節蓋倣其意

鄭安晚再相若璩按安晚清之號再相於淳祐七年四月應之道草制云彥

博重入中書持令納節王曾再登揆席俛就集賢

黄伯庸賀雪表云招俫衆俊無晝臥洛陽之人奬勵三

軍有夜入蔡州之志語工而健上天同雲平地尺雪范蜀公表也周益公

用之

耿直之守京口復陳少陽之後曰如可贖兮百身猶將

宥之十世

億載萬年為父為母四海九州悉主悉臣迂齋對

李顯忠復節鉞汪聖錫草制云念秦伯用孟明之意與

馮唐面文帝之言又云與人之周庶幾得頗牧而能用共武之服爾其繼英衛之善兵

倪正父草壽皇尊號詔云率百官若帝之初丕講非常之禮於萬年受天之祐聿迎滋至之休周益公辭免表云遜于殳斨伯與敢忘稽首有若虢叔閎夭尚助迪咸正父答詔云殳斨伯與固可遜未聞虞帝之必從虢叔閎夭雖曰賢蓋視周公而不及

真文忠為原貸盜賊詔云弄潢池之兵諒非爾志烈荒

罔之火亦豈予心又云自有宇宙至于今日未聞盜
賊得以全軀其言足以感動人心
王御月爲澹庵制云吾寧身蹈東海獨仲連不肯帝秦
至今名重泰山徼相如何以强趙
盧肇海潮賦後序馬褐牛衣古未有對者
崔大雅草史直翁制云皇祐之詔二老設几以須熙寧
之遇四臣齋書而訪尚有斯禮勿遐爾心二老杜衍任布四臣
韓富文曾若據捷杜衍傳皇祐元年召陪祀明堂
都亭驛設帳具几杖侍之稱疾固辭任布傳並同而

仁宗本紀不載

呂成公代其父倉部自黄州易守池州啓云爰考唐朝有杜牧把麾之舊其臨秋浦亦齊安解組之餘雖後先遷徙之偶同顧今昔風流之非匹

端平初濟王夫人吳氏復舊封其父與蔣右史良貴有連良貴託先君代爲謝丞相啓其末聯云孤忠未泯敢忘漆室之憂葵厚德難酬願效老人之結草良貴稱賞

真文忠除參政辭以疾趙南塘草詔曰漢御史大夫吉當封病上憂之夏侯勝謂必瘉果然後遂至相朕之賢卿甚於宣帝之德吉也卿其親醫藥自厚且先即舍拜命少間可就車朕遣黃門召見卿矣此詔有西漢風

鄭威愍公驤新除謝上章云關陜六七任不挂權臣之横恩崇觀二十秋靡霑故相之餘潤公之大節如此馮翊之死義其處之有素矣

傳至樂上周益公啓云東門之柳自凋玄都之桃何在彼刀頭之䑛蜜得未錙銖況井眉之居瓶怳如夢寐蓋指張說也

或上朱文公啓云行藏勛業銷倚樓看鏡之懐窈窕崎嶇寄尋壑經丘之趣若璩按何屺瞻曰此免解張克明啓中自叙語朱子謂此老子心事也此公方求試南宮而輒以自與何哉有跋載大全集中時為庚子至前一夕方知南康軍屢請祠而未允明年閏三月遂去郡東歸今但云上朱子似小誤

宋正甫詩三甲未全一丁不識

或試縣學見黜後預鄉薦以啓謝縣令有不平之意令答云大敵勇小敵怯昔固有之今日是前日非吾無愧矣若璩按宋處州士子終場者六人三人與選謝主司啓云同登圓之觀人去者半存者半類孔門之取友益者三損者三

毛憲守長沙謝韓平原云湖南之地二千里序詩幸託於昌黎平原之客十九人脫穎願同於毛遂

毛澤民啓云揚子雲貌寢宮卑經雖玄而謂白九方堙機深識妙馬本驪而為黃李清卿啓云斯風未泯則

朝取温造而暮拔石洪吾道不行則近舍皇甫而遠求居易

洪舜俞薦于鄉登嵊監試後登為江東憲使舜俞分教番陽啓云東坡倅錢唐曾在門外鵠袍之列半山憲江左亦賞梁間燕語之詩

徐淵子為越教答項平甫云正恐異時風舞雩之流不無或者月離畢之問或答洪舜俞云魯直大名有皎潔江梅之句少游下蔡無丁東玉佩之詞

有郡守招士人教子辭曰士而託於諸侯非其義也師不賢於弟子將焉用之

張宣公荅教官云識其大者豈誦說云乎哉何以告之曰仁義而已矣

真文忠為江東轉運有民困於買鴂之役來訴公判云詔捕鵁鶄若水尚還其使歲貢蚶蛤孔戣猶疏于朝況為州縣之官可恣口腹之欲

攻媿為姜氏慶七十致語云今日王孫猶有承平之故

態舊時竹馬得見會昌之新春承平王孫見柳文姜

墓誌

衢州稽古閣書皋陶謨于屏其上梁文云皋陶若稽古

事三朝稽古之君孔子與斯文為萬世斯文之主

王相

王相𤏲嘉熙若球按理宗在位十三年丁酉改元間以親老辭督府辟其

書曰昔温太真絶衿違母以奉廣武之檄心雖忠而

人議其失性徐元直指心戀母以辭豫州之命情雖

窘而人子其順天

呂倚謝王岐公饋錢酒用白水真人青州從事岐公稱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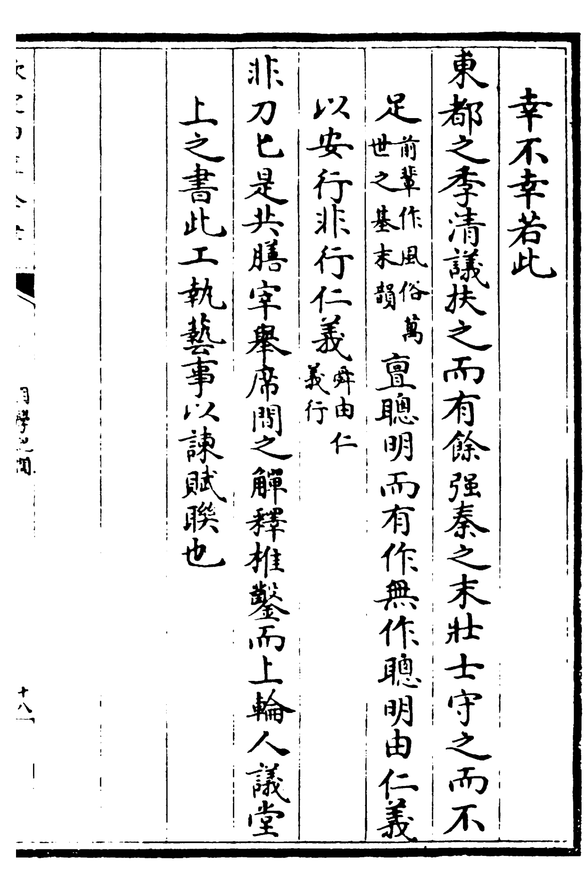
夏文莊表云詩會餘蚳之文醻凝含酏之墨餘蚳見詩貝錦牋筆銳干將墨含淳酏出文心雕龍

獨孤馴象世以爲工子雲甘泉晚而悔作晏元獻謂賦也獨孤綬放馴象賦云返諸林邑之野歸爾梁山之隅時在偃兵豈嬰乎燧尾上惟賤賄寧恤乎焚軀

唐律賦雞鳴度關云念秦關之百二難逞狼心笑齊客

之三十不如雞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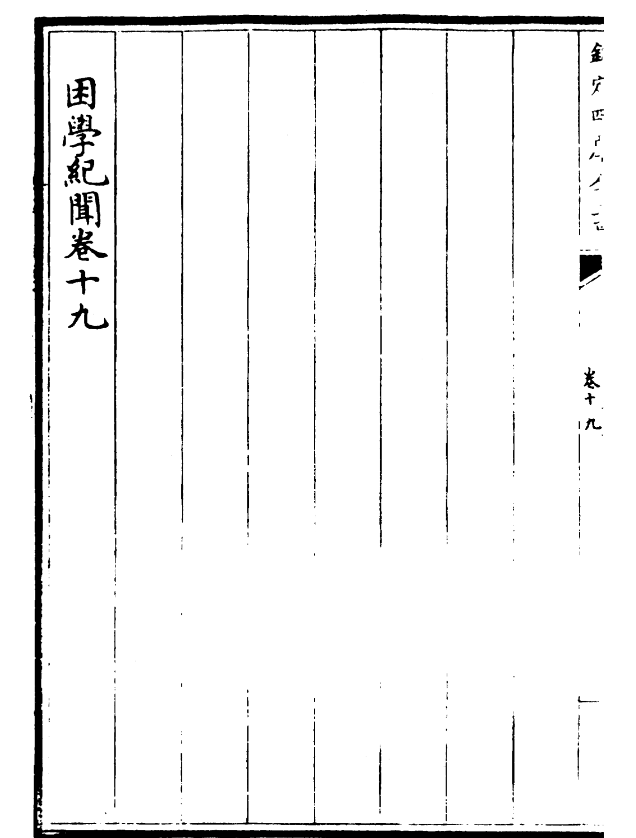
紹興中省試高祖能用三傑賦第四韻用運籌帷帳考官謂漢書乃帷幄非帳字不敢取徹棘以語周益公益公曰史記云運籌帷帳之中非誤也淳熙中省試人主之勢重萬鈞賦第一聯有用洪鐘二字者考官哂之洪文敏典舉閲之曰張平子西京賦洪鐘萬鈞此必該洽之士遂預選紹熙中四明試航琛越水詩有用東坡舶趠二字而黜者決得失於一夫之目其



幸不幸若此

東都之季清議扶之而有餘強秦之末壯士守之而不足（前輩作風俗萬世之基末韻）亶聰明而有作無作聰明由仁義以安行非行仁義（舜由仁義行）

非刀匕是共膳宰舉席間之觶釋椎鑿而上輪人議堂上之書此工執藝事以諫賦聨也



困學紀聞卷十九

困學紀聞卷二十

宋 王應麟 撰

雜識

南豐跋西狹頌謂所畫龍鹿承露人嘉禾連理之木漢畫始見於今邵公濟謂漢李翕王稚子高貫方墓碑刻山林人物乃知顧愷之陸探微宗處士輩尚有其遺法至吳道玄絕藝入神然始用巧思而古意少減矣今於盤洲所集隸圖見之

曹操夫人與楊彪夫人書送房子官綿百斤古文苑誤為官錦而注者妄解按魏都賦綿纊房子晉陽秋有司奏調房子睢陽綿武帝不許水經注房子城西出白土可用濯綿

善惡以熟言若孟子仁在乎熟漢五行志季氏之惡已熟是也佛者曰成實論行惡見樂為惡未熟至其惡熟自見受苦行善見苦為善未熟至其善熟自見受樂其言善惡之熟亦名言也

仁宗摹太宗御書大相國寺額於石即寺為殿而藏之御飛白名曰寶奎殿紹興庚辰宏辭以寶奎殿太宗皇帝御書贊命題唐說齋中選但云慶歷二載而不紀月日以實録考之乃二年正月辛未也蘇子美作寶奎殿頌周益公題其後云上宰宗工更為辭章者謂呂夷簡作記章得象題額之類實録云命夷簡撰記而說齋謂煥乎堯章親加紀述亦誤

舊制麻三道以上雙宣學士分撰元豐末鄧潤甫為學

士一夕鎖麻二十二通靖康元年麻六道權直院莫

儔獨宿

翰苑未嘗草追贈制紹定六年十月史彌遠贈中書令

追封衛王令學士院降制學士言非典故詔特與降

制

太一宮四立月祀文舊用定本紹定二年十二月始命

學士院撰述

親王初除有布政牓首云應某軍管内尾云牓某軍仍

散下管内謂所領節鎮也前輩制集皆可考淳熙十六年皇子封嘉王布政牓乃云嘉州管内蓋草制者失之開禧元年皇子封榮王牓威武軍合舊典矣蓋節鉞初除以勅書示諭本鎮亦唐朝𠋣領之制也若封王或以國如周魯或以州如兖雍之類未嘗有所領之國咸淳二年余草福王制院吏欲以布政牓下福州余引故事牓所領兩鎮

陳自明紹熙初宏辭已入等同試者摘周五財記用裹

尺字以為犯濮王諱(音襄讓)慶元四年從臣薦之謂襄字雖同音嫌名不當避仍賜同進士出身徐子儀嘉定中試宏辭甘石巫咸三家星圖序引周禮簭人巫咸本注巫當為筮非殷巫咸主司黜之而薦于朝不數年入館掌制(若璩按王氏父撝字謙父嘉定進士第同年余天錫參知政事屬教其子弟歲終致東修以謝堅卻不受曰吾二兒習詞學鄉里無完書願從公求尺牘丐借周益公傅內翰番陽三洪公暨其餘習詞學者凡二十餘家所藏書余欣然應之後二子皆中詞科由此)

易觀初六注處於觀時而最遠朝美湯邦彥字朝美本

此列子曰務外游不如務內觀陸游字務觀本此魏傅嘏字蘭石本淮南子蘭生而芳石生而堅唐皇甫湜字持正本詩湜湜其沚箋黃魯直之字本柳子先友記王紓有學術魯直

朱文公門人晏淵晏音緩晉有晏清若璩按晏淵即大全集之晏亞夫

西王母山海經云狀如人狗尾蓬頭戴勝善嘯居淯水之涯穆天子傳注云虎齒蓬髮

漢天文志天暒而見景星注暒精明也集韻云晴字

易緯是類謀曰民衣霧主吸霜間可倚杵於何藏河圖

挺佐一輔曰百世之後地高天下千歲之後天可倚杵揚文公詩有倚杵碧天之句○輔上元板無一字

士冠禮眉壽萬年古文眉作麋博古圖雖公緘鼎銘用乞麋壽萬年無疆

集韻吳人謂赤子曰孲犽音鴉牙雜記注嬰猶鷖彌也

孟子音義倪謂繄倪小兒也

周禮輈人注鮍魚字以魚名為字亦奇語也若璩按楊升庵廣之曰大戴禮記蘭氏之根褱氏之苞王褒洞簫賦幸得謚為洞簫兮夫魚名而稱字草名而稱氏簫名而稱

謚皆奇之又奇

石鼓文帛魚皪皪又云有鱄有鯆即白魚也有鱄元板作有專

春秋正義手五指之名曰巨指儀禮大射孟子云巨擘若璩按國語云拇食指左傳將指儀禮鄉射大射注按既夕記亦名中指無名指孟子小指儀禮特牲饋食少牢饋食云季指

館閣書目蠶書一卷南唐秦處度撰以九州蠶事獨究州為最按蠶書見秦少游淮海後集少游子湛字處度以為南唐人誤矣

水母目蝦見郭景純江賦欒城詩云去住由人真水母

簞瓢粗足似山雎似元板作亦

殷芸小説蔡司徒説在洛見陸機兄弟住叅佐中三間

瓦屋士龍住東頭士衡住西頭東坡詩自甘茆屋老

三間簡齋若琢拙簡齋陳與義號詩士龍同此屋三間又云士

衡去國三間屋

唐西域傳末禄有軍達泥婆羅獻波稜皆菜名也張文潛謂

波稜自波稜國來波稜元板作坡陵

呂成公曰秦多良醫醫緩醫和皆秦人尸子亦云醫均者秦之良醫若琥扶刺殺扁鵲者亦秦太醫令李醯也　韓非亦有秦醫善除之語

巫彭作醫呂氏春秋岐伯祖世之師曰僦貸季素問上古醫曰苗父說苑　若猿扶漢藝文志大古有岐伯俞拊應劭曰黃帝時醫

黃石圯老教授福州聞李葵李枬林之奇為衆推服即走其家備禮延致呂太史祭林宗丞少頴文所謂二李伯仲蓋葵之子枬樗也葵字菜明子枬字和伯樗字迂仲里居之良若方若陸旁郡之士若胡若劉方德順陸亦顏胡原仲劉致中見呂

居仁寄和伯少顏廷仲詩

齋齋倪公三戒不妄出入不妄言語不妄憂慮

呂成公謂爭校是非不如斂藏持養

李獻䕶陳東之喪黄子游賙歐陽徹之葬皆義烈士也

李明人黄亦寓居馬志吾鄉人物者宜特書之以厲澆俗

淳祐丙午術士柴望上丙丁龜鑑其表云今來古往治日少而亂日多主聖臣賢前車覆而後車誡

張鷟自號浮休子李白有贈參寥子詩張若㝠僧道潜

傻以自號

近世記録多誤無垢心傳録以王叔文之黨陸質為陸

贄質即陸淳非贄也

唐衲集王公庭秀若瓖按庭秀慈溪人為王氏鄉先輩故稱公作於紹興壬

子考其論議以鄭介夫為妄言陳少陽為鼓變是熙

豐之法度非元祐之紛更謂黨人子孫為探黨禮蘇

黄文章為末藝甚者擬程子之學於墨釋氏而以易

傳為謝楊刪潤成書其反理詭道甚矣試翹張二相尤力蓋自紹聖以來姦憸茂惡家以荆舒為師人以章蔡為賢邪說詖行沈酣入骨髓更中天之禍觽艾不媿士習熟見聞至紹興間邪詖猶肆行無之簡慊不恥也是故人心不正其害烈於洪水猛獸吁風俗移人可畏哉

發漢陵者樊崇董卓也發唐陵者温韜也惡很誅戮天道昭昭矣若璩按此其有感楊璉真伽之事乎王氏有靈應首肯我

成湯周公皆坐以待旦康王晚朝宣王晏起則關雎作諷姜后請愆況朝而受業為士之職書曰夙夜浚明有家孝經言卿大夫之孝引詩云夙夜匪懈言士之孝引詩云夙興夜寐讒鼎之銘曰昧旦丕顯後世猶怠叔向所以戒也三晨晏起一朝科頭管幼安所以懼也在家常早起杜子美所謂質朴古人風者也雞鳴咸盥櫛問訊謹暄涼朱子之詔童蒙也觀起之蚤晏知家之興廢呂子之訓門人也起不待鳴雞陸務

觀示兒之詩也雞鳴率家人同起不可早晏無常蘖少蘊與子之書也雞鳴而起決擇於善利之間為舜而已矣

晉殷仲堪父師病積年衣不解帶躬學醫術究其精妙

北齊李元忠母多病專心醫藥研習積年遂善方技

李密母患積年精習經方洞閑針藥母疾得除隋許智藏祖道幼以母疾究極醫方誡諸子曰為人子者甞膳視藥不知方術豈謂孝乎文中子母銅川夫人

好藥子始述方唐王勃謂人子不可不知醫時長安曹元有祕術勃從之游盡得其要甄權以母病與弟立言究習方書王燾母有疾視絮湯劑數從高醫游遂窮其術李逢吉父顏有錮疾自料醫劑遂通方書杜鵬舉母疾與崔沔同授醫蕭亮遂窮其術程子曰事親者不可不知醫

康節邵子之先世家于燕父伊川丈人間道奔本朝舍世祿為窶士乃絶口不言 伯溫子溥自禮部郎使燕道涿州良鄉拜墓洪業寺

石刻蓋統和十年伯温高大父所建統和十年歲在壬辰本朝淳化三年也至宣和六年壬辰適百二十年伯温記其異今按宣和六年乃甲辰非壬辰也若璩按何屺瞻曰康節墓誌銘乃明道所撰但言系出召公故世為燕人大王父諱令進以軍職逮事藝祖始家衡漳祖諱德新父諱古皆隱德不仕初未有其父聞道來奔之事令進既逮事藝祖安得太宗淳化三年尚建寺於遼之境内耶大抵出自其後人誣妄喜新者遂傳之耳

蘇魏公書帙銘曰非學何立非書何習終以不倦聖賢可及蒲傳正戒子弟曰寒可無衣饑可無食至於書不可一日失

太史公素王妙論曰諸稱富者非貴其身得志也乃貴恩覆子孫澤及鄉里也黃帝設五法布之天下用之無窮蓋世有能知者莫不尊親如范子可謂曉之矣管子設輕重九府行伊尹之術則桓公以霸范蠡行十術之計二十一年之間三致千萬再散與貧（史記正義）（七略云司馬遷撰）利者夫子所罕言又曰如不可求從吾所好太史公著論以素王名而言求富之術豈以家貧無財賂有激而云如貨殖傳之意歟然何足以為妙

論若璩按隋經籍志子部五行有太史公素王妙義二卷亡王氏所引則見太平御覽者素王妙論

又有范蠡本南陽人一語見越世家註

先聖冕服祥符二年賜曲阜文宣王廟冕九旒服九章

熙寧八年國子監言唐開元中尊孔子為文宣王內出王者衮冕之服以衣之宜用天子之制禮院議依官品衣服令用九旒崇寧二若璩按二當作四年改用冕十二旒服九章

禮記於禮之變皆曰始孔氏之不喪出母自子思始也

士之有誅自此（若璩按此字當作縣賁父卜國）始也邾婁復之以矢蓋自戰於升陘始也魯婦人之髽而弔也自敗於臺鮐始也帷殯非古也自敬姜之哭穆伯始也廟有二主自桓公始也喪慈母自魯昭公始也下殤用棺衣（按衣下脫棺字）自史佚始也庭燎之百由齊桓公始也大夫之奏肆夏也由趙文子始也大夫彊而君殺之義也（按彊而君殺之義也七字當作而饗君）由三桓始也公廟之設於私家非禮也由三桓始也（按此三句從初刊本增補）玄冠紫緌自魯桓

公始也朝服之以縞也自季康子始也夫人之不命於天子自魯昭公始也宦於大夫者之為之服也自管仲始也左氏傳始用六佾晉於是始墨按此下脫始用葛茀始厚葬始用殉魯於是乎始髽魏絳於是乎始有金石之樂始用人於亳社魯於是始尚羔亦記禮之始變也孔子惡始作俑者始之不謹末流不勝其弊劉懋撰器物造作之始為物祖劉孝孫房德懋集經史為事始馮鑑續事始朱繪撰事原高承增益為事物紀原然所載乃事物之

始不足以垂訓戒司馬文正公言唐始令妃主葬日皆給鼓吹非令典不足法蘇文忠公言春秋書作丘甲用田賦皆重其始為民患也國史記之曰青苗錢自陛下始豈不惜哉皆得謹始之義若璩按顧仲恭以通鑑不詳及垓下戰謂古人讀書亦未必精審勝吾輩初怪其言之太過今王氏於左傳禮記尚爾余不勝慨歎仲恭言端有味哉

周易集林雜占曰占天雨否外卦得陰為雨得陽不雨其爻發變得坎為雨得離不雨巽化為坎先風後雨

坎化爲巽先雨後風

江總詩聊以著書情暫遣他鄉日元城劉公歲晚閒居

或問先生何以遣日公正色曰君子進德修業惟日

不足而可遣乎

陳正獻公疏曰懲羹者必吹於齏傷桃者或戒於李楚

辭惜誦云懲熱羹而吹整北夢瑣言唐明宗不豫馮

道入問曰寢膳之間宜思調衛指果實曰如食桃不

康他日見李思戒

尹和靜謂動靜一理伊川曰試喻之適聞寺鐘聲曰譬如此寺鐘方其未撞時聲固在也伊川喜曰且更涵養朱文公在同安夜聞鐘鼓聲聽其一聲未絶而此心已自走作因此警懼乃知為學須專心致志先儒於鐘聲之入耳體察如此

東坡策别均戸口曰當成康刑措之後其民極盛之時九州之籍不過千三萬四千有餘夫地以十倍而民居其一按晉書地理志民口千三百七十一萬四千

九百三若璩按郡國志引三作二十三蓋周之盛也見帝王世紀

吳仁傑鹽石新論取潛夫論洗若璩按潛夫論本作治金以鹽攻

玉以石若璩按何屺瞻曰治仍作洗妙盡物理

土牛之法以歲之幹色為首支色為身納音色為腹以

立春日幹色為角耳尾支色為脛納音色為蹄畢祐

元年以土牛經四篇頒天下丁度為序

黃石公記云黃石鎮星之精也黃者鎮星色也石者星

質也東坡以圯上老人為隱君子

成都石經孟蜀所刻於唐高祖太宗之諱皆缺畫范魯公相本朝其誡子姪詩曰堯舜理曰深泉薄冰猶不忘唐也

劉夢得曰於竊鈇而知心目之可亂於掇蜂而知父子之可間於拾煤而知聖賢之可疑東坡辯策問奏劉引之而改掇蜂一句云於投杼而知母子之可疑於拾煤而知聖賢之可惑

晁文元公平生不喜術數之說術者嘗以三命語之公

曰自然之分天命也樂天不憂知命也推理安常委命也何必逆計未然乎慈湖先生謂真文忠公曰希元有志於學顧未能忘富貴利達何也公莫知所謂先生曰子嘗以命訊日者故知之夫必去是心而後可以語道

張文潛寓陳雜詩言顏平原事誤以盧杞爲元相國

李長吉有春歸昌谷詩張文潛春游昌谷訪長吉故居云惆悵錦囊生遺居無復處在河南福昌縣三鄉東

唐六典注崔寔正論云熊經鳥伸延年之術故華佗有六禽之戲魏文有五搥之鍛後漢華佗傳云五禽

詩釋文草木疏云葑蕪菁也郭璞云今菘菜也案江南有葑江北有蔓菁相似而異張文潛詩蕪菁至南皆變菘菘美在上根不食瑶簪玉筍不可見使我每食思故國

司空表聖題東漢傳後有取於陳太丘之容衆郭有道之搒人此表聖所以自處也若璩按元求江南人才至矣而王氏以博學雄

文名弓旌獨不及焉當時必有所以自處者

化書曰奢者富不足儉者貧有餘奢者心常貧儉者心常富李元衡儉說曰貪饕以招辱不若儉而守廉干請以犯義不若儉而全節侵年以聚仇不若儉而養福放肆以逐欲不若儉而安性皆要言也若璩按炳燭齋隨筆嗇於已不嗇於人謂之儉嗇於人不嗇於已謂之吝嗇於人并嗇於已謂之愛儉者君子之德也吝與愛小人之事也斯言出晏子如晏子者真能儉者也

荀悅申鑒曰覸孺子之驅雞而見御民之術孺子之驅

雞急則驚緩則滯馴則安許渾詩逐跡驅雞吏

司馬公時至獨樂園危坐讀書堂嘗云草妨步則薙之木礙冠則芟之其他任其自然相與同生天地間亦各欲遂其生耳張文潛庭草詩云人生羣動中一氣本不殊奈何欲自私害彼安其軀亦此意也觀此則見周子窻前草不除之意

王渙之曰乘車常以顛墜處之乘舟常以覆溺處之仕宦常以不遇處之無事矣此言近於達者

民不可與慮始商鞅之變法也百姓何足與議董卓之遷都也咈百姓以從已欲其效可睹矣

後魏溫子昇閶闔門上梁祝文云惟王建國配彼太微大君有命高門啓扉良辰是簡枚卜無違雕梁乃架綺翼斯飛八龍杳杳九重巍巍居宸納祐就日垂衣一人有慶四海爰歸此上梁文之始也兒郎偉猶言兒郎懣攻媿嘗辨之

真文忠公曰仁義足以包寬嚴而寬嚴不足以盡仁義

傅玄席銘左端曰閒居勿極其歡右端曰寢處毋忘其患左後曰居其安無忘其危右後曰慼生於邪色禍成於多言冠銘曰居高無忘危在上無忘敬懼則安敬則正被銘曰被雖温無忘人之寒無厚於已無薄於人

梁元帝孝德傳天性讚曰欲報之德不可方思涓塵之孝河海之慈即孟東野寸草報春之意

蘇子由記杉謂求之於人葢所謂不待文王而興者陳

同甫之言梅也亦然

漢桓永壽二年戶一千六百（若璩按本作十）七萬七千九百六十至晉武太康元年平吳戶止二百四十五萬九千八百四（按漏十字）隋文開皇中戶八百七十萬至唐高祖武德初戶止二百餘萬高宗永徽初戶僅及三百八十萬玄宗天寶末戶八百九十一萬四千七百九至肅宗乾元三年戶止一百九十三萬三千一百三十四兵禍之慘如此（若璩按孝平元始二年戶千三百二十三萬三千六百一十二至光

武中元二年戶止四百二十七萬十六百三十四

劉夢得何卜賦云同涉于川其時在風沿者之吉泝者之凶同藝于野其時在澤伊種之利乃穜之厄東坡詩耕田欲雨刈欲晴去得順風來者怨本此意

隋煬帝謂蕭后曰儂不失為長城公卿不失為沈后長城公謂陳後主沈后者後主之沈后也通鑑釋文以沈音沈謂沈湎之后誤矣

曾旼字彥和為書解朱文公呂成公皆取之館閣書目

書講義博士曾肱等解葢誤以旼為肱

伐吳之役利獲二俊張華之稱陸機雲也平齊之利唯在於爾周高祖之諭李德林也機雲於河橋之役與王師為敵其不忠大矣德林願以死奉楊堅復以所以事齊者事周矣二國何利焉是以持國必崇名節持身必守行誼

録異傳曰周時尹氏貴盛五葉不別會食數千人遭饑荒羅鬻作粥春秋書尹氏譏世卿然能與周同盛衰

者亦有家法維持之也近世紀興地者謂尹吉甫蜀人為作清風堂其謬妄甚矣物則秉彝之詩吉甫庶幾知道者而不能察掇蜂之讒能知而不能行也

王羲之傳論師宜懸帳之奇以衛恒四體書序考之懸帳乃梁鵠書非師宜官書也

說文朋及鵬皆古文鳳字宋玉曰鳥有鳳而魚有鯤莊子音義崔譔云鵬音鳳

王巾字簡棲作頭陀寺碑說文通釋以為王中

封禪七十二家管夷吾所記者十有二孟獻子友五人

孟子所忘者三記誦之學勿強其所不知

集古録李陽冰記云城隍神祀典無之吳越有爾按北齊慕容儼鎮郢城城中先有神祠俗號城隍神則唐以前已有之若璩按隋五行志梁武陵王紀祭城隍神將烹牛有赤蛇繞牛口紀與儼同時經籍志紀至撰南雍州記記云南陽城内見有蕭相國廟相傳謂為城隍神記文則見通典引者

唐子西採藤曲魯人酒薄邯鄲圍西河渡橋南越悲下一句未見所出

集古錄漢袁良碑云當秦之亂隱居河洛高祖破項實

從其册天下既定還宅扶樂歐陽公云葢不知為何

人也愚按高祖紀三年漢王自成臯入關收兵欲復

東轅生說漢王曰漢與楚相距滎陽數歲漢常困願

君王出武關項王必引兵南走王深壁令滎陽成臯

間且得休息使韓信等得輯河北趙地連燕齊君王

乃復走滎陽如此則楚所備者多力分漢得休息復

與之戰破之必矣漢王從其計出軍宛葉間此即轅

生也隸與袁同洪氏隸釋若璩按引高祖紀證即隸生已見楊升庵載此碑繫以王應麟曰隸生說行而身隱鴻飛魚潛脫屣圭組遠希曾逈近慕董公亦古之逸民不可與辯士說客並論也今刋本鈔本俱無知屬楊氏假託所謂共雄欺人亦時有之者哉升曰王子充引辨水經語予信其為王氏而升庵明引王氏語予反削正之何居余笑曰觀人於其素

漢華山廟碑武帝立宮曰集靈殿曰存僊門曰望僊歐陽公云集靈宮他書皆不見惟見此碑按漢地理志京兆華陰縣太華山在南有祠集靈宮武帝起公偶未之考耳若璩按余嘗謂蓋代文人無過歐公而學殖之陋亦無過公傅山先生聞之曰予得

毋以劉原父有好茴歐九之云從而和之予余曰非敢然實親睹之集古錄跋尾

容齋五筆石尤風引陳子昂戴叔倫司空文明詩意其為打頭逆風也李義山詩作石郵來風貯石郵楊文公詩亦作郵石郵風惡客心愁

古者有常心曰士無常心曰民為已曰君子儒為人曰小人儒善利之間而舜蹠分焉服言行而堯桀異焉仁義之心存與不存而人禽別焉懍乎其可懼也夫尚志謂之士行已有恥謂之士否則何以異乎工商

特立獨行謂之儒通天地人謂之儒否則何以異乎老釋困而不學則下民爾待文王而興則凡民爾無其實而竊其名可以欺其心不可以欺其鄉

古者重長幼之序齒幼位卑而名韋楊二君李翺所以戒朱載言也後生不稱前輩字劉元城所以稱馬永御也

李希烈之黨有韓霜露朱泚之黨有李日月逆儔之無天甚矣

柳芳論氏族曰氏於事則巫乙匠陶按風俗通乙當作

卜若璩按今風俗通義無則王氏所見猶全本

明州開元二十六年置訖于唐末凡五亂實應元年袁

鼂陷明州一也貞元十四年明州將栗鍠殺其刺史

盧雲以反二也乾符四年王郢陷明州三也中和元

年鄮賊鍾季文陷明州四也景福元年明州將黃晟

自稱刺史五也

通鑑浙西節度使裴璩敗王郢在乾符四年閏二月紀

乃謂三年七月當從通鑑璩字挺秀見世系表

孟子曰舜蹠之分利與善之間也蕭望之曰堯桀之分在於義利而已

范文正公謂劉禹錫柳宗元吕温數人坐王叔文黨貶廢不用傳稱叔文引禹錫等決事禁中及議罷中人兵權牾俱文珍輩又絶韋臯私請欲斬劉闢其意非忠乎臯銜之揣太子意請監國而誅叔文唐書無駁因其成敗而書之無所裁正韓退之欲作唐一經誅

姦諛於既死發潛德之幽光豈有意於諸君子乎若璩按比之匪人何潛德之有不讀永貞行耶

淮南子老子學商容見舌而知守柔文子云學常樅淮南誤說死亦云常樅

唐百官志守宮令席壽三年氈壽五年褥壽七年語本考工記

北齊擇盧思道之詩得八首若璩按各作挽歌十首人稱八米盧郎或謂米當為采徐鍇云八米以稻喻之若言十稻

之中得八粒米也

燕丹子荆軻曰高欲令四三王下欲令六五霸四三王六五帝

四三墳六五典三二曜六五緯皆本於此

陸機傳云弟雲嘗與書曰君苗見兄文輒欲焚其筆硯

君苗未知氏姓考之雲集有與平原書云前登城門

意有懷作登臺賦極未能成而崔君苗作之聊復成

前意始知其為崔君苗也

文心雕龍云士衡才優而綴辭尤煩士龍思劣而雅好

清省今觀士龍與兄書曰往日論文先辭而後情尚絜而不取色澤凡文章高遠絶異然猶皆欲微多但清新相接不以此為病耳若復令小省恐其妙欲不見雲今意視文乃好清省欲無以尚意之至此乃出自然

車永茂安外甥石季甫見使為鄮令便道之職茂安與陸士龍書曰老人及姊自聞此問不能復食姊晝夜號泣舉家慘慼昨全伯始有一將來是句章人具說

此縣既有短狐之疾又有沙蝨玉篇蝨穴也虜中切害人聞此消息倍益憂慮足下可具示土地之宜企望來報士龍答書曰縣去郡治不出三日直東而出水陸並通西有大湖廣縱千頃北有名山南有林澤東臨巨海往往無涯汎船長驅一舉千里北接青徐東洞交廣海物惟錯不可稱名遏長川以為陂燔茂草以為田火耕水種不煩人力決泄任意高下在心舉鍤成雲下鍤成雨既浸既潤隨時代序官無逋滯之穀民無

飢乏之慮衣食常充倉庫恒實榮辱既明禮節甚備為君甚簡為民亦易季冬之月牧既畢嚴霜隕而蒹葭萎林鳥祭而罻羅設因民所欲順時遊獵結罝繞岡窓罔彌山放鷹走犬弓弩亂發鳥不得飛獸不得逸真光赫之觀盤戲之至樂也若乃斷遏海浦隔截曲隈隨潮進退采蜯捕魚鱣鮪赤尾鋸齒比目不可紀名鱠鰡鰒炙鸖鯸烝石首臛鰲鰿真東海之俊味肴膳之至妙也及其蜯蛤之屬目所希見耳所不聞

品類數百難可盡言也昔秦始皇至尊至貴前臨終
南退燕阿房離宫别館隨意所居沈淪涇渭飲馬昆
明四方奇麗天下珍玩無所不有猶以不如吴會也
鄉東觀滄海遂御六軍南巡狩登稽嶽刻文石身在
鄮縣三十餘日夫以帝王之尊不憚爾行季甫年少
受命牧民武城之歌足以興化桑弧蓬矢丈夫之志
經營四方古人所歎何足憂乎且彼吏民恭謹篤慎
敬愛官長鞭朴不施聲教風靡漢吳以來臨此縣者

無不遷變尊大人賢姊上下當為喜慶歌舞相送勿為慮也茂安又荅曰於母前伏讀三周舉家大小豁然忘愁足下此書足為典誥雖山海經異物志二京三都殆不復過也恐有其言能無其事耳愚謂士龍之書筆勢縱放真奇作也可以補四明郡乘之闕遺故詳著之大人元板作大夫

荀子曰正其衣冠齊其顏色嗛然而終日不言是子夏氏之賤儒也荀卿之譏毀過矣然因其言可以見子

夏門人之氣象

秦之破楚也王翦至蘄南殺其將軍項燕楚之滅秦也陳涉起於蘄大澤中同此地也出爾反爾天道昭昭矣

東坡觀棊詩誰與棊者墨君堂記雖微與可天下其孰不賢之皆用檀弓文法

論語迅雷風烈必變錯綜成文春與猿吟兮秋鶴與飛本於此非始於吉日辰良

徐仲車謂尊官重祿人之所好也安肯曰吾不才吾辱其位甚者亡人之國危人之天下不顧也鄭綮可謂知其量矣後村詩謂未必朱三能跋扈秪因鄭五欠經綸朱温之篡崔柳諸人之罪也於鄭綮何議焉

寧宗閣名曰寶章至和二年五臺山真容院太宗御書閣已曰寶章矣

水經注方城西有黄城山是長沮桀溺耦耕之所有東流水則子路問津處尸子曰楚狂接輿耕於方城方城

在葉縣郡國志曰葉縣有長城曰方城楚邑也楚狂接輿並耕沮溺荷蓧丈人一時在野之賢萃於楚國聖人晚年恓恓於楚有以也胡明仲曰沮溺耦耕之地史謂蔡也　若璩按史謂孔子去葉反乎蔡途次經有長沮桀溺事非謂其地即蔡

善讀書者或曰此法當失或曰一卷足矣奚以多為或不求甚解或務知大義不善讀者蕭繹以萬卷自累崔儦以五千卷自矜房法乘之不治事盧殷之脊為

詩

廟堂二字見漢徐樂傳云修之廟堂之上而銷未形之

患梅福傳云廟堂之議非草茅所當言也劉向九歎云始結言於廟堂王逸注言人君為政舉事必告宗廟議於明堂皆謂人君今以為宰相誤矣　若璩按淮南主術訓在御相人君揄策于廟堂之上亦然君相言之

歐陽公記醉翁亭用也字荆公誌葛源亦終篇用也字蓋本於易之雜卦韓文公銘張徹亦然

東坡鍾子翼哀辭以四言間七言學荀子成相

詩伐檀毛氏傳云風行水成文曰漣老泉謂風行水上

渙此天下之至文也本於此

南豐詩稱昌黎之文云並驅六經中獨立千載後

周恭叔跋秦璽文曰嗚呼斯乎是嘗去詩書以愚百姓者乎是嘗聽趙高以立胡亥者乎是嘗殺公子扶蘇與蒙恬者乎是嘗教其君嚴督責而安恣睢者乎使其璽不得傳者斯人也而其刻畫吾忍觀之哉李徵之曰秦璽者李斯之魚蟲篆也其圍四寸至漢謂之傳國璽迄于獻帝所寶用者秦璽也歷代皆用其名

永嘉之亂沒于劉石永和之世復歸江左者晉璽也太元之末得自西燕更涉六朝至于隋代者慕容燕璽也隋謂之神璽劉裕北伐得之關中歷晉暨陳復為隋有者姚秦璽也開運之亂沒于耶律女真獲之以為大寶者石晉璽也蓋在當時皆誤以為秦璽而秦璽之亡則已久矣

受寶之禮始于元符再行于嘉定皇帝恭膺天命之寶至道三年真宗即位製之其後凡嗣位則更製乾興

元年仁宗即位嘉祐八年英宗即位至神哲徽皆製是寶嘉定十四年京東河北節度使賈涉繳進皇帝恭膺天命之寶及元符三年御命之寶及元符三年御府寶圖一冊鎮江都統程翊宗以玉檢來上其文若合符契又得受命于天既壽永昌玉璽于是禮官奏受寶之禮獻之宗廟明年正月朔旦御大慶殿受寶奉安天章閣元符三年玉璽蓋徽宗即位所製璽也而更為寶璽也而更為檢古者太史奉諱惡豈有

是哉

祖宗之制不以武人為大帥專制一道必以文臣為經畧以總制之咸淳末德祐若瑑扶瀛國公初即位乙亥改元初責降恐後者多武人也其後文臣亦責降矣

後漢應劭有漢官鹵簿圖漢官儀鹵簿篇晉有鹵簿圖鹵簿儀齊有鹵簿儀陳有鹵簿圖唐有大駕鹵簿一卷王象晝鹵簿圖景德二年王欽若上鹵簿記三卷天聖六年宋綬上鹵簿記十卷景祐五年綬取舊編益新制

上圅簿圖記十卷政和七年詔改修宣和元年書成三十三卷飾以丹采益詳備矣

趙安仁作戴斗懷柔録王晦叔作戴斗奉使録戴斗謂北方爾雅北戴斗極為空桐

擊壤周處風土記云以木為之前廣後鋭長尺三寸其形如履古童兒所戲之先側一壤於地遥於三十四步以手中壤擊之中者為上路非土壤也

象山先生曰古者無流品之分而賢不肖之辨嚴後世

有流品之分而賢不肖之辨畧

司馬相如諭巴蜀檄曰父凡之教不先子弟之率不謹寡廉鮮恥而俗不長厚也漢時有此議論三代之流風遺俗猶存也

羣居終日言不及義而險薄之習成焉飽食終日無所用心而非僻之心生焉故曰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寤寐無為澤陂之詩所以刺也

劉之道 烜 上李肅之納拜書曰古之君子一言語而禮

義明一施設而風俗厚如釋之進王生之襪而漢世
重名如裴度當李愬之謁而蔡人知禮
晁景迂曰博之以五經而約之以孝經論語博之以太
史公歐陽公史記而約之以資治通鑑康節先生曰
二十歲之後三十歲之前朝經暮史晝子夜集學者
當以此為法
夫子雅言詩書執禮而性與天道高弟不得聞程子教
人大學中庸而無極太極一語未嘗及高弟元板作高第

巧言為辯文子為學宋景文云此後魏北齊里俗僞字也若璩按見顏氏家訓

庾信哀江南賦章蔓支以轂走宮之奇以族行呂氏春秋中山之國有夙繇者智伯欲攻之鑄大鐘方車二軌以遺之夙繇之君將迎鐘赤章蔓枝諫不用斷轂而行至衛七日而夙繇亡文苑英華作慢支藝文類聚作曼友皆誤

宋次道春明退朝錄晁子止昭德讀書志考之東京記朱雀門外天街東第六春明坊宋宣獻公宅本王延

德宅宣德門前天街東第四昭德坊晁文元公宅致政後闢小園號養素園多閱佛書起容巖堂若璩按當時春明宅子僦直比他處常高一倍以便借次道家書也

呂氏春秋伊尹奔夏三年反報于亳曰桀迷惑於末嬉好彼琬琰注云琬當作婉婉順阿意之人或云美玉按紀年云桀伐岷山得二女曰琬曰琰斵其名於苕華之玉苕是琬華是琰注非

新序介子推曰謁而得位道士不居也蓋謂有道之士

漢京房傳道人亦謂有道之人元和郡縣志樓觀本周康王大夫尹喜宅也穆王為召幽逸之人置為道士太霄經以尹喜為尹軌又謂平王東遷洛邑置道士七人按漢郊祀志注漢宮閣疏云神明臺高五十丈上有九室常至九天道士百人蓋自武帝始也穆王平王事不可考常至元板作常置

道書有赤明上皇無極永壽之號後周甄鸞著笑道論曰古先帝王立年無號至漢武帝始建元後王因之

上皇之號可笑之深隋志又有延康龍漢開皇若璩按後魏書釋老志以延康龍漢赤明開皇為刼數

林靈素作神霄籙自公卿以下羣造其廬拜受獨李綱傅崧卿曾幾移疾不行宣政間道教興行至有號為女真者當時以為先兆

傅奕排釋氏謂中國幻夫模象莊老以文飾之宋景文作李蔚傳賛亦云華人之譎誕者又攘莊周列禦寇之說佐其高然則釋氏用老莊之說也非老莊與釋氏合也朱文公謂佛家竊老子好處道家竊佛家不

好處愚嘗觀姚崇誡子孫曰道士本以玄牝為宗而無識者慕僧家之有利約佛教而無（若璩按舊唐書姚崇傳作為初刋本果然）業斯言當矣致堂謂經論科儀依倣佛氏而不及者自杜光庭為之考諸姚崇之言則非始於光庭也（若璩按舊唐書方伎傳道士葉法善僧玄奘神秀並列而新書則削去玄奘等意殆見於李蔚傳贊中耶）

北斗經引居其所而衆星共之誤以北辰為北斗蓋近世依託為之

鶴山云旁行敷落之教旁行見漢西域傳敷落見度人經

漢罽賔傳塞種分散顔師古注即所謂釋種按增一阿含經四河入海無復河名四姓為沙門皆稱釋種石林葉氏云晉宋間佛學初行其徒猶未有稱僧通曰道人其姓皆從所受學如支遁本姓關學於支讖為支帛道猷本姓馮學於帛尸梨密為帛是也至道安始言佛氏釋迦今為佛子宜從佛氏乃請皆姓釋

唐回鶻傳元和初始以摩尼至其法日晏食飲水茹葷屏湩酪可汗常與共國

説齋謂老莊之學盛於魏晉以召五胡之亂而道釋之徒皆自胡人崇尚遂盛於中國釋氏至姚興而盛道家至寇謙之而盛

誠齋謂伊川之民被髮以祭君子已憂其戎漢之君志荒而妖夢是踐吾民始夷矣言祝予首以為好此五胡耶律之先驅也朱黼曰三代以上不過曰天而止春秋以來一變而為諸侯之盟詛再變而為燕秦

之僊怪三變而為文景之黃老四變而為巫蠱五變而為災祥六變而為符讖人心泛然無所底止而後西方異說乘其虛而誘惑之

晉語西方之書有之曰懷與安實疚大事注詩云西方之人謂周也愚謂西方之書蓋周志之類列子仲尼篇西方之人有聖者李知幾謂意其說佛也皇王大紀論曰當周昭王時西方有傑戎窮幻駕空說通歷云孝王元年佛入涅槃唐六典注謂釋迦生當周莊

王九年魯莊公七年二說不同
王簡棲頭陀寺碑周魯二莊親昭夜景之鑒注云魯莊
七年夜明佛生之日也瑞應經四月八日夜明星出
時佛從右脅墜地即行七步按春秋莊公七年夏四
月辛卯夜恒星不見正義曰於是時周之四月則夏
之仲春杜氏以長歷校之知辛卯是四月五日也以
是考之夜明星不見乃二月五日非四月八日也葢
陋儒之佞佛者傅會爲此說

溮水云梵書有修多羅讖言釋氏之教興廢則讖書其來遠矣

梁𨚍國有議蘇文五卷𩥅其羽翼異端者或問地獄之事於真文忠公公曰天道至仁必無慘酷之刑神理至公必無賄賂之獄

李壽翁曰性命之理死生之故鬼神之情狀易盡之矣曷為求之它

通典唐有祠祅正謂之視流内祅呼煙切胡神也

永嘉張淳忠甫曰今之仕皆非古之道是以雖貧而不
願祿問其說曰始至則朝拜遇國忌則引緇黃而薦
在天之靈皆古所無也
道家云真人之心若珠在淵衆人之心若瓢在水真文
忠云此心當如明鏡止水不可如槁木死灰
東魏檄梁曰毒螫滿懷妄敦戒業躁競盈胸謬治清淨
可謂切中其膏肓矣誠齋詩云梵王豈是無甘露不
為君王致蜜來曾景建云此身已屬侯丞相誰辨金

錢牘帝歸

唐有代宗即世宗也本朝有真宗即玄宗也皆因避諱而為此號祥符中以聖祖名改玄武為真武玄枵為真枵崇文總目謂太玄經曰太真經若迎真奉真崇真之類在祠宫者非一其末也目女冠為女真遂為靖康之兆

張文潛云甞讀宣律師傳有一天人說周穆王時佛至中國與列子所載西極化人之事略同不知寓言耶

抑實事也愚謂此釋氏剿襲列子之言非實事也

垂老抱佛脚孟東野讀經詩也

東坡宸奎閣碑銘神耀得道非有師傳出八師子經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時有梵志來詣佛所質疑曰佛所事者何師佛曰吾前世師其名難數吾今自然神耀得道非有師也（惟佛與佛出法華經）

放翁載長蘆宗賾師頌云天生三武禍吾宗釋子還家塔寺空應是昔年崇奉日不能清儉守真風三武謂

魏太武周武帝唐武宗也愚嘗覩山谷開先院修造記曰夫沙門法者不住資生行乞取足日中受供林下託宿故趙州以斷薪續禪牀宴坐三十年藥山以三篾繞腹一日不作則不食今也毁中民十家之產而成一屋奪農夫十口之飯而飯一僧不已泰乎夫不耕者燕居而玉食所在常千數百是以有會昌之籍没窮土木之妖龍蛇虎豹之區化為金碧是以有廣明之除蕩山谷之言至矣宗賾以浮屠氏而能為

此言其墨名而儒行者與

儒之教以萬事為實釋之教以萬法為空（萬事元板作萬法）

北齊文宣勑道士剃髮為沙門儆宗令沙門冠簪為德士其相反如此

世說王丞相（導）拜揚州因過胡人前彈指云蘭闍蘭闍（此即闍若也）

後周武帝廢佛道教其子天元復之唐高祖廢浮屠老子法其子太宗復之天元不足論也太宗亦為之何

哉

西山先生題楊文公所書遺教經曰學佛者不繇持戒而欲至定慧亦猶吾儒舍離經辨志而急於大成去灑掃應對而語性與天道之妙䟦普門品曰此佛氏之寓言也昔唐李文公問藥山禪師曰如何是黑風吹船飄落鬼國師曰李翺小子問此何為文公怫然怒形於色師笑曰發此瞋恚心便是黑風吹船飄落鬼國也藥山可謂善啓發人矣以此推之則知利欲

熾然即是火坑貪愛沈溺便為苦海一念清淨烈餤成池一念警覺船到彼岸災患纏縛隨處而安我無怖畏如械自脫惡人侵凌待以横逆我無忿嫉如獸自犇讀是經者作如是觀則知補陀大士真實為人非浪語者

錢文季維摩庵記云維摩詰非有位者也而能視人之病為已之病今吾徒奉君命食君禄乃不能以民病為已責是詰之罪人也

鄧志宏曰丹霞禦寒則燒木佛德山說法則徹塑象禪教之判其來已久余謂浮屠氏之有識者猶不以是為事而學校乃以土木為先吾儒之道其然乎

通鑑考異云會要元和二年薛平奏請賜中條山蘭若額為太和寺蓋官賜額者為寺私造者為招提蘭若杜牧所謂山臺野邑是也杭州南亭記武宗去山臺野邑四萬所

困學紀聞卷二十

右厚齋王先生困學紀聞二十卷先生諱應麟字伯厚自號深寧叟曰厚齋云者鄉人門弟子尊敬之者為之也先生平日多著述是編於經傳子史各有考據評證於後學足益見聞得鋟諸梓則其益博其傳遠工費浩事未得遂泰定二年冬十月浙東道廉司官行部浙止肅訪之暇詢及是書謂未有刊本為學校欠事翰林學士袁先生亦專舉明謂宜傳遠惠後學於是具詞申請之于總府轉達于憲司宣慰司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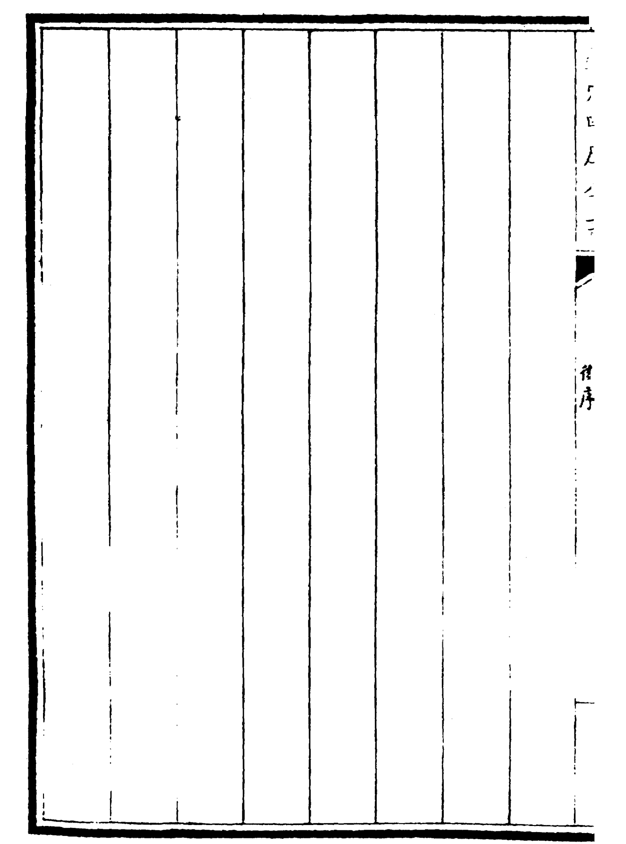
元帥府咸是所請乃鳩工度費於學儲給馬工食之粟則翰林學士袁先生倡助之本學官及岱山長共助以足其用凡書者刊者董者櫬者莫不以是編得傳爲大喜幸翕然集事嗟夫王先生所爲書久不有所遇一旦得鋟諸梓王先生之志卒以遂此蓋遇鑒識之明主張之力作成之功而然也刊書成謹識卷末俾櫬是書而有得者知所自云泰定二年十二月

癸夘慶元路儒學教授吳郡陸晉之敘

康熙戊午己未間家大人應博學鴻詞之薦入都時宇内名宿鱗集而家大人以博物洽聞精於考據經史獨為諸君所推重過從質疑殆無虛日或有問説部書最便觀者誰第一家大人曰其宋王尚書困學紀聞乎近常熟顧仲恭以演繁露並稱非其倫也由是海内始知尊尚此書其後家大人返里門遠近從遊者各以此書來請丹黄大人皆應之不厭然其本特萬歷間刻者不如詠家所藏慶元路本出尚書兩

孫淳孫寧孫手最勝大人自壯至老手自披讐不啻五六過訛者正之遺者補之常謂詠曰苟無訛可正無遺可補天下之能事畢矣雖古人撰著臻此亦難歲丁丑大人閒游江陰從一故家得斷爛鈔本以歸較多二十七條其辭簡而義精非尚書萬萬不能為也又檢王子充序水經歷引尚書言有云江水東逕永安宮南五十一字刊本鈔本都失去因知子充當日所見本尤完善亟為增入歎惋者累日其用心之

勤如此詠以端憂多暇請鳩工授梓大人復自矻矻者彌月乃手之而喜曰續古人之慧命啓來學之博聞其在斯乎夫校定書籍故非易自劉向揚雄方稱此職世豈有其人哉要事求有據不敢憑臆以決亦可矣小子紀其緣起庶以正世之君子詠遂拜而書之康熙三十七年歲在戊寅六月望日男詠謹識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檢討臣盧應

謄錄監生臣許溶